

皇清經解卷一百九十七

學海堂

經義雜記

武進臧茂才

著

施弛古通



說文从部施旗兒从从也聲𡗗樂施字子旗知施者旗也

式支切

徐鍇曰旗之逶迤一曰設也弓部弛弓解也从弓从也

施氏號切

弛或从虎凡延及陳設義當作施凡廢解義當作弛古書既互通俗人又多亂之爾雅釋詁矢弛也郭注弛放釋文弛也尸紙反案江漢矢其文德毛傳矢施也釋文矢施如字爾雅作弛式氏反正義曰矢施也謂施陳文德定本為弛字非也又禮記孔子閒居詩云弛其文德注弛施也釋文弛其徐式氏反一音式支反注同皇作施弛施也如字皇本作施布也據此知爾雅禮

皇清經解

卷一百九十七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一

記作弛者皆施之通借當從毛詩傳作施故鄭注禮記云弛施也此非訓弛為施言弛為施之假借也乃郭璞晉人已不明六書之旨作如字讀而訓為放梁皇侃知禮記義當作施而不知古書多借字竟改經作施又改注弛施也為施布也以合其所見唐定本詩傳又依爾雅改作弛皆非也又釋詁弛易也郭注相延易釋文弛易施李音尸紙反下音亦顧謝本弛作施并易皆以歧反注同案詩葛覃施于中谷傳施移也箋云葛延蔓於谷中釋文施于毛以歧反鄭如字下同皇矣施于孫子箋云施猶易也延也釋文施于以歧反注同又禮記孔子閒居施及四國施及四海施于孫子注施易也釋文施及以歧反注同又淮南子卷八云德澤施於方外沐施施延於遠方之外又荀子儒

效云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楊注施讀曰移然則釋詁弛易之弛亦施之假借據毛詩傳箋及禮記注知顧謝是也皇矣箋云施猶易也延也郭注相延易本此又周禮小司徒以辨其貴賤老幼癘疾凡征役之施舍注施當爲弛遂人辨其老幼癘疾與其施舍者注施讀爲弛遂師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注施讀亦爲弛也國語晉語九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韋注云施効捕也晉孔晁注施廢也廢其族也尸氏反見春秋昭十年正義及釋文論語微子君子不施其親孔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釋文不弛舊音繩疑又詩紙反又詩鼓反孔云衍以支反一音勅紙

反落也並不及舊音本今作施施易音亦案不施其親亦當作

解廢意孔注作如字讀蓋不知爲假借也禮記雜記下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

皇清經解卷二百九十七臧茂才經義雜記二

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此本字本訓與說文合隸釋卷十五載漢石經論語

亦作君子不施其親唐李翱筆解云施當爲弛而釋文作不弛

朱子集注謂福木同義雖是而文則改也詩禮釋文施以政反論語釋文作以支反

非羣經音辨辨字音清濁設之曰施式支切詩肅肅免置施于中達及之曰施羊至切詩葛之覃今施于中谷此過於區別

廢焚

論語鄉黨廢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集解鄭曰重人賤畜

退朝自君之朝來歸釋文廢夫子家廢也王弼曰公廢也案禮

記雜記下廢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

弔之道也注言拜之者爲其來弔己正義曰廢焚孔子馬廐被

火焚也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謂孔子拜謝鄉人爲火而來慰

問孔子者據論語云子退朝禮記云鄉人爲火來者則明是夫

子家廢矣故鄭云自君之朝來歸鹽鐵論刑德云魯廢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此與鄭義不合而爲王弼之所本又家語曲禮子貢問云孔子爲大司寇國廢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自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案此乃王肅據鹽鐵論竄改禮記以與鄭氏相難者旣爲國廢何獨孔子之鄉人來弔豈諸大夫之鄉人獨無來弔者乎抑雖有來弔者而孔子不拜之或諸大夫各自拜其鄉人乎

可與其學六句

論語子罕子曰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集解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雖能

皇清經解

卷二頁七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三

之道未必能有所立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唐李習之筆解引此作孔注云孔注失其義夫學而之道者豈不能立耶權者經權之權豈輕重之權耶吾謂正文傳寫錯倒當云可與其學未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如此則理通矣又詩緜正義引論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或欲據詩正義及筆解改今本論語案淮南子汜論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高注適之也道仁義之善道立立德立功立言淮南王漢初人與集解本正合知漢魏相傳並同今本詩正義斷章取義不必盡符本文字習之後世文人其言未足爲據

儀禮士冠禮兄弟畢袵元立于洗東注畢猶盡也袵同也元者
元衣元裳也緇帶鞞古文袵爲均也案此經益古文作兄弟畢
袵元今文作兄弟畢均元鄭從今文作均元疊古文不用注當
云均同也古文均爲袵也今本是後人倒易之左傳僖五年均
服振振取虢之旂杜注戎事上下同服釋文均如字同也字書
作均音同正義曰均服者謂兵戎之事貴賤上下均同此服也
又周禮司几筵設莞筵紛純鄭司農云純讀爲均服之均釋曰
僖五年左傳云均服振振賈服杜君等皆爲均均同也又國語
晉語二均服振振章注均同也戎服君臣同又呂氏春秋悔過
云過天子之城宜褰甲束兵左右皆下以爲天子禮今均服四
建左不軾而右之超乘者五百乘高注均同也兵服上下無別

皇清經解

卷一百九十七

臧茂才經義雜記

四

故曰均服鄭注旣以元衣元裳爲同服則必從今文作均矣賈
高章杜並云均同也與此注義正合又禮記月令孟冬之月乘
元路注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爲袵字之誤也正義曰軫是車
之後材路皆有軫何得云乘軫路此軫字當衣旁著多袵是元
色故以今月令軫字似當爲袵字錯誤以此經云乘元路元袵
義同故昏禮云女從者畢袵元鄭雖以袵爲同要袵是元之類
是鄭以袵義爲元經已云元不必更言袵矣古文袵元義複鄭
所不從據月令正義知孔氏所見儀禮已誤同今本土昏禮女
從者畢袵元注袵同也同元者上下皆元也釋曰此袵讀從左
氏均服振振一也故云同元上下皆元也同者卽婦人之服不
殊裳案士昏禮亦當作均元據疏云此袵讀從左氏均服振振

疑賈氏作疏時禮經尙作均元而未誤爲袷元也續漢輿服志
下云秦呂戰國卽天子位滅去禮學郊祀之服皆呂約元又五
嶽四瀆山川宗廟社稷諸沾秩祠皆約元長冠五郊各如方色
云百官不執事各服常冠約元呂從又祀宗廟諸祀皆服約元
梁劉昭注云獨斷曰約紺繒也吳都賦曰約阜服也又蔡邕獨
斷下祠宗廟則長冠約元又淮南子齊俗讐若芻狗土龍之始
成尸祝約袞大夫端冕以送迎之高注約純服袷墨齋衣也此
並約元連文與冠昏禮今文均元二字正同雖皆秦漢之事不
足爲禮經之證然左傳均服旣本作約服知儀禮均元亦本作
約元矣

說文新附袷盛服也又衣立聲
黃綯切玉篇袷胡綯切黑衣也

約服振振

皇清經解

卷二竟七

臧茂才經義雜記

五

文選吳都賦六軍約服劉淵林注左氏傳曰約服振振約同也
閒居賦服振振以齊元李善注左氏傳曰約服振振服虔曰約
服黑服也說文曰約元服也音均又漢書五行志中之上左氏
傳約服振振師古曰約服黑衣服振振約服之貌也然則左傳本
作約服其義爲黑衣服均同也蓋賈景伯義而杜氏之用服注當
云均讀爲約約服黑服也今說文衣部云袷元服从衣參聲袷
袷或从辰而無約字據閒居賦注所引知唐初說文本有約字
蓋今本脫落或卽袷字之異蓋說文本用今文約字後人以古
經旣均元連文則
文袷字代之猶儀禮之均作袷也
均爲元服可知與服子慎顏師古義同玉篇約戎服也廣韻
十八諄約戎衣也左傳曰均服振振字書從衣左傳釋文亦云
均字書作約知說文故有約字矣國策趙策左師公曰老臣賤

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約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此戎事黑服之證師古以約服爲黑衣當本之應劭服虔等音義顏氏每遇舊注與已合者卽沒其姓氏襲爲已有故能於杜注孔疏外別立一解也

王弼易注有音

易大過注音相過之過明神廟崇禎兩刻本皆無正義標注有此句釋文大書相過之過四字蓋後人疑注中不當有音恐非王氏語故刪之案井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注音舉上之上正義曰嫌讀爲去聲故音之也豐彖曰豐大也注音闡大之大也正義曰闡者宏廣之言凡物之大其有二種一者自然之大二者由人之闡宏使大豐之爲義旣闡宏微細則豐之稱大乃闡皇清經解卷二百九十七臧茂才經義雜記

六

大之大非自然之大故音之也舉此可證注中本有音矣凡漢儒之書多注讀相連如鄭康成毛詩箋三禮注許叔重說文高誘呂氏春秋淮南子注可見魏晉以來此法漸疏惟郭景純注爾雅方言尙有典型論語子游曰事君數集解云數謂速數之數正義曰嫌讀爲上聲去聲故辨之較易注益寥寥矣

沙鹿崩

五行志下之上釐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麓崩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沙其名也劉向以爲臣下背叛散落不事上之象也公羊曰爲沙麓河上邑也董仲舒說略同一曰河大川象齊大國桓德衰伯道將移於晉文故河爲徙也左氏曰爲沙麓晉地沙山名也地震而麓崩不書震舉重者也案穀梁傳沙山名

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范注引劉向曰鹿在
山下平地臣象陰位也崩者散落背叛不事上之象與漢志所
載劉說合公羊傳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何注襲者嚙陷八
于地中言崩者在河上也河崩有高下如山有地矣故得言
崩也杜注左氏經云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
晉地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不繫國正義曰服虔云沙山名鹿
山足林屬於山曰鹿取穀梁爲說也案以沙爲山名本漢志所
載左氏舊義非取穀梁爲說鹿字之訓本諸穀梁與左氏沙爲
山名正合杜氏統言沙鹿爲山名失古人正名之誼矣正義又
引漢書元后傳云后祖翁孺自東平陵徙魏郡元城委粟里元
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
皇清經解 卷一百九十七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七

欒范易行

左傳襄廿六年鄢郟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
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
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
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杜注欒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
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己不復顧二穆之兵正義曰賈逵鄭眾
皆讀易爲變易之易賈以行爲道也欒爲將范爲佐二人分中
軍別將之欲使欒與范易道令范先誘楚欒以良卒從而擊之

鄭謂易行中軍與下軍易卒伍也計設謀之時軍既未動道未定分何以言改道將卒相附繫屬久矣無容臨戰而改易且言易行行非卒伍之名安得爲易卒伍也二者之說皆不可通以傳言誘之則謂羸師毀軍示弱以誘敵故讀易爲簡易之易謂簡易行陳少其兵備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使中行二郤得克一穆也楚語說此事云雍子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歆之章昭云中下中軍之

舊衍上字今據

國語注刪

下也歆猶貪也簡易欒范之行示之弱以誑楚也是章昭

已讀爲簡易之易故杜從之也又國語楚語上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歆之若合而函吾中吾上下必敗其左右敗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欒書從之大敗楚師

皇清經解

卷二見七

臧茂才經義雜記

八

章注云鄭司農以爲易行中軍與上下軍易卒伍也中軍之卒良故易之據國語則此傳當從鄭司農說苗賁皇言楚之三軍惟中軍王族最精不可驟勝其左右軍不足憂也若以晉中軍與下軍相移易彼見吾中軍柔弱必起貪戰之心則爲吾所誘合戰而入吾十軍吾卽以上下二軍與新軍相合以敵彼左右二軍去其中軍之羽翼然後以上下新三軍與中軍相合攻彼王族則彼中軍必敗矣故成十六年傳云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分良以擊其左右句如何可通公從之者謂從苗賁皇之計分移中軍爲下軍也杜以爲從其言而戰非也又彼傳云欒書將

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國語云若易中下謂中軍欒晝范燮與下軍韓厥相易其上軍郤錡荀偃則仍舊故國語云吾上下必敗其左右此傳云中

行二郤必克二穆明上軍郤錡荀偃不易也

易行非但易卒伍軍將亦相易孔氏

謂將卒相附繫屬久矣無容臨戰而改易是不知連軍將易也國語云三萃彼傳亦云三軍萃

於王卒而此傳云四萃者三軍之外又有郤至新軍因與下軍

章注云時

相合故總言之則曰三軍三萃分言之則曰四萃也

晉有四軍

言三集者中軍先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攻之杜云四萃四面集攻之孔云韋昭見彼爲三字故說之使通耳蓋二文不同必有一誤案傳謂中行二郤將上下軍今郤錡中行偃既將

三說皆非也上軍則下軍必有郤至矣故知新軍與下軍合也然下軍之中

兼及權合之新軍而本軍之將佐反無明文者以上云欒范易

皇清經解

卷二百九十七

臧茂才經義雜記

九

行以誘之則下軍之將佐已明若新軍之所屬不言則不知也

又成十六年傳云欒范以其族夾公行謂欒范不得在中軍衛

公各以其宗族夾輔公行也故下言晉侯陷於淖欒書將載之

欒鍼責之云離局姦也以已在下軍而復至中軍載公故謂之

離局賈逵以易行爲欒與范易道先後誘擊之然卽欲先後誘

擊之亦無庸欒與范易韋昭以若易中下爲中軍之下此據國

語晉語六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之文然欲簡易以示

弱同一中軍之將何范燮之軍簡易欒書之軍不簡易乎改讀

易字以開杜氏之誤而國語之難通更過於左傳矣今爲晉三

軍與中下相易表及楚三軍表於左俾學者考焉

言且其文繁意復與唐人義疏極相似

左傳錯簡

左氏音義之四襄五第十八大書傳字云此傳本爲後年脩成當續前卷二十五年之傳後簡編爛脫後人傳寫因以在此耳案傳云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邾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蒞盟秦伯車如晉蒞盟成而不結杜注傳爲後年修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左氏傳三十卷則邱明自分爲三十也邱明作傳使文勢相接爲後年之事而年前發端者多矣文十年傳云厥貉之會麋子逃歸十一年云楚子伐麋宣十一年傳云厲之役鄭伯逃歸十二年而云楚子圍鄭皆傳在前卷之末豫爲後卷之始此爲後

皇清經解

卷百九十七

臧茂才經義雜記

十一

年修成發其前成不結其事與彼相類不宜獨載卷首知其當繼前年之末也而特跳出在於此卷之首者是傳寫失之也學者以此語字多欲合與下相接故輒斷彼末寫於此首後人因循不敢改易故失之言失其本真也說文云跳躍也謂足絕地而高舉也魏晉儀注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故杜以跳言之又案儀禮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釋曰鄭注尙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則尙書與左氏竹簡字數多寡不同然亦止大概言之不必尙書定三十字左氏定八字故漢書藝文志論酒誥召誥脫簡云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蓋多不過三十字少不過八字耳此傳會于夷儀云云

其三十五字以八九字一簡數之應有四簡蓋簡編闕脫當在卷十七之末者反落在卷十八之首杜氏注傳時本已如此故後人傳寫者亦因之而不敢改陸氏所言是也乃杜以爲傳寫失之語欠分曉正義又云學者欲與下相接故輒斷彼未寫於此首余謂自杜氏以前恐無此穿鑿私改之弊今釋文尙仍陸氏之舊在第十八依孔氏所言亦本在正義第卅七之首乃俗本注疏移於第卅六之末在廿五年傳後則非孔氏真本矣單注本亦誤惟明刻杜林合解在第卅一襄廿六年之上頗足取云

鍾堂謹案歸安殿久能元照貽我不全宋板左傳三册上冊題襄五第十八此傳正在廿六年之首

壅河三日不流

穀梁傳成五年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又輦者對曰梁山崩

皇清經解

卷二百九十七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三

壅遏河三日不流釋文壅遏於勇反下於葛反案公羊傳梁山

崩壅河三日不流

俗流字

無遏字壅遏義同不當復見傳又云天

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亦有壅無遏疑一遏皆係衍文或

本爲注義誤入傳中漢書五行志下之上云穀梁傳曰靡河三

日不流則西漢儒所據穀梁無遏字陸德明爲遏字作音是唐

以來已衍矣

五十曰艾

禮記曲禮五十曰艾服官政注艾老也釋文曰艾五蓋反老也謂蒼艾色也一音刈治也正義曰年至五十氣力已衰髮蒼白色如艾也熊氏云案中候運衡云年者旣艾注云七十曰艾言七十者以時堯年七十故以七十言之又中候準織哲云仲父

年艾誰將逮政注云七十曰艾者云誰將逮政是告老致政致政當七十之時故以七十曰艾劉熙釋名釋長幼云五十曰艾艾治也治事能斷割芟刈無所疑也蓋鄭既以老訓艾則當從陸孔說以艾爲草色釋文一音刈與釋名合然據中候七十亦稱艾豈謂年至七十始能治事乎禮記五十曰艾而鄭言七十者蓋如六十七十八十通稱耆也

龍龜之怪

漢書五行志下之上史記夏后氏之衰有二龍止於夏廷史記周本紀作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廷而言曰國語鄭語作褒人之神化爲二龍而言余褒之二君也案國語云二先君也裴駟引虞翻曰龍自號褒之二先君也夏帝卜殺之去之止之莫吉卜請其祭而藏之乃吉應劭曰祭沐也鄭氏曰祭音牛齡之齡案韋注云祭龍所吐沫沫龍之精氣也於是布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十七 臧茂才經義雜記

吉

幣策告之龍亡而祭在乃匱去之師古曰匱匱也去藏也案以積而去之國語作積其後夏亡傳賈於殷周案史記作夏亡傳而藏之蓋後人私改此器周國語作傳郊之當有誤字詩白華三代莫發至厲王末

發而觀之祭流于廷不可除也厲王使婦人贏而謀之史記作之國語作不蔡化爲元龜韋昭曰龜或爲蜃蜃蜥蜴也象龍案幃而謀之史記作童女遇之而孕國語作未既亂而遭既亂而遭之未生子懼而棄之宣王立女童誓此歌魯本字說文云魯徒歌外言內國語史記曰檠弧其服實亡周國師古曰女童謠閭里之童女爲歌謠也檠山桑草似荻而細織之爲服也檠音一簞反其音基荻音敵後有夫

婦鬻是器者宣王使執而僂之既去見處妾所棄妖子史記作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弃妖子出於路者徐聞其夜號哀而收廣曰妖一作天天幼少也案作妖孽本字是

之遂亡奔褒後褒人有罪八妖子曰贖是爲褒姒幽王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王廢申后及太子宜咎而立褒姒伯服代之廢后之父申侯與繒西畎戎共攻殺幽王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劉向曰爲夏后季世周之幽厲皆諄亂逆天故有龍龜之怪近龍蛇孽也燄血也一日沫也檠弧桑弓也萁服蓋曰萁草爲箭服近射妖也女童誓者禍將生於女國呂兵寇亡也

二曰醫注

周禮酒正辨四飲之物二曰醫注醫之字從毆從酉省也釋文從毆烏兮反徐烏例反本或作鑿案醫字正從毆從酉不當言從酉省考賈疏云從毆省者去羽從酉省者去水故云從毆從酉省也則賈疏本作從翳從酒省也釋文音烏兮反蓋已誤作

皇清經解

卷一百九十七

臧茂才經義雜記

酉

毆或作鑿卽醫之俗字徐仙民音烏例反當作蔽翳之翳與賈疏本同今賈疏亦作從毆從酉幸有去羽去水之言可考也說文酉部云醫治病工也毆惡姿也醫之性然疑得酒而使从酉

王育說一曰毆病聲酒所以治病也周禮有醫酒古者巫彭初作醫據說文則毆爲病容一曰病聲皆取會意不從翳省而鄭

云從翳省者鄭以醫爲諧聲字石鼓文汧毆沔沔元潘迪音訓引王厚之云毆卽也字見詛楚文及秦斤然則周秦皆以毆爲也鄭恐學者亦讀毆爲也故轉從醫省也凡醞釀醴醇等字皆從酉酉卽酒也說文酉就也八月黍成可爲酎酒又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是酉酒同義故醫下云从酉醫之性得酒而使又云酒所以治病也亦以酉爲酒也鄭云從酒省則凡从酒

字皆因省從酉是酉酒不同矣然未見有不省而從酒者疑鄭本云醫之字從酉從翳省也寫者誤倒之

大卷咸池因變

禮記樂記大章章之也注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也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咸池備矣注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脩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

舊倒今據史記樂書正義所引乙正

之無不施也周禮曰大

咸釋文大咸如字一本作大卷卷音權案鄭以周禮大卷當禮記大章以周禮大咸卽禮記咸池此注一作大卷明誤無疑陸氏何不正義曰黃帝所作咸池之樂至堯之時更增改脩治而用之周禮大司樂謂之大咸咸池雖黃帝之樂若堯既增脩

故此文次在大章之下矣又黃帝之樂堯不增脩者則別立其名則此大章是也其咸池雖黃帝之樂堯增脩者至周謂之大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十七

臧茂才經義雜記

五

咸其黃帝之樂堯不增脩大章者至周謂之大卷於周之世其黃帝樂堯不增脩謂之大卷者更加以雲門之號是雲門大卷一也熊氏云知大卷當大章者案周禮云雲門大卷大卷在大咸之上此大章在咸池之上故知大卷當大章知周別爲黃帝樂名雲門者以此樂記唯云咸池大章無雲門之名周禮雲門在六代樂之首故知別爲黃帝立雲門之名也知於大卷上加雲門者以黃帝之樂堯增脩者既謂之咸池不增脩者別名大卷明周爲黃帝於不增脩之樂別更立名故知於大卷之上別加雲門是雲門大卷一也又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敎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注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

禪均刑灋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釋曰本黃帝樂名曰咸池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堯若增脩黃帝樂體者存其本名猶曰咸池則此大咸也若樂體依舊不增脩者則改本名曰大章故云大章堯樂也周公作樂更作大卷大卷則即大章大舊脫大字章名雖堯樂其體是黃帝樂故此大卷一當作為黃帝樂也補

周公以堯時存黃帝咸池為堯樂名則即更與黃帝樂立名名

曰雲門則雲門舊脫門字今補與大卷為一故下文分樂而序之更不

序大卷也據此知黃帝二樂一大卷一咸池其大卷堯不增脩而全用之更名曰大章周公制禮以大卷本黃帝之樂但異其名耳故仍屬之黃帝而復其本名又冠雲門以美大之其咸池堯既增脩改用則咸池之名雖仍黃帝之舊而實為堯樂矣故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七

臧茂才經義雜記

六

周公遂以此為堯樂又加大字於上省池字於下也於此見堯有因襲之妙而無變改之失有表揚之衷而無攘竊之嫌又可見周公定樂命名之精而周禮為天理爛熟之書也蓋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故堯欲全用黃帝之樂必改其本名庶足以新民之耳目此大卷所以為大章也若咸池既已增脩非盡黃帝之本體而又改易其名幾何不疑為堯所自創百世之下增脩之迹既泯又誰知為本之黃帝乎故咸池之仍名咸池堯之不忘所本也若周公制禮必去其虛名而從其實體故復大卷之號而黃帝之樂定矣歸咸池於堯而堯之樂定矣不更以咸池歸黃帝者何也蓋不敢以後帝所增脩致殺前帝之創造又不敢沒後帝之脩改而虛加之前帝故咸池不屬黃帝而屬堯也大

卷必冠以雲門何也蓋周公定六代之樂俱加以美大之稱故武曰大武濩曰大濩夏曰大夏韶曰大磬咸池曰大咸至於大卷黃帝本言大堯改之又曰大章不可更加以大故於大卷之上美之曰雲門也其因變之迹今爲表以明之

大卷		大章	
表變	因池	咸池	大章
周公	堯	太卷	咸池
周天卷	大章	不脩	咸池
天咸	脩不	改名	脩不
周公定樂表		黃帝	
堯	周	大章	大章
天咸	天咸	大章	大章

哀公問衍句

禮記哀公問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釋文備其鼎俎本亦無此句案皇清經解卷二百九十七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七

孔本無此句今禮記有之蓋從陸本增入也正義曰然後言其喪筭者言猶示語也筭數也民既從順然後示語其喪紀節數以教之也設其豕腊者謂喪中之奠有豕有腊也前示服數後設喪奠之禮也可證孔氏無此句此節除備其鼎俎共十四句正義句句釋之不宜獨闕此句不釋禮運篇有此句正義甚詳蓋因彼誤衍耳

既稟稱食

禮記中庸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鄭注既讀爲餼餼廩稍食也釋文稟彼錦反一本又力錦反案說文向穀所振入宗廟案盛倉黃向而取之故謂之向从入回象屋形中有戶牖凡向之屬皆从向廩向从广从禾稟賜穀也从向从禾則廩

爲倉面之或字與餼食之稟義別鄭注以旣稟爲稍給之食與說文賜穀也正合則鄭本必作稟字漢書文帝紀元年詔曰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曰陳粟又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闕視知古穀食字皆作稟也釋文作稟與許書合注疏本作廩作一本又力錦反此六字是後人校釋文之辭非陸氏語作力錦反得之

皆曰國士在

左傳成十六年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杜注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犂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與苗賁皇意異正義曰服虔以此皆曰之文在州犂賁皇之下解云賁皇州犂皆言皇清經解卷二百九十七臧茂才經義雜記

大

曰晉楚之士皆在君側且陳厚不可當以爲州犂言晉彊賁皇言楚彊故云皆曰也若如服言賁皇旣言楚不可當何故復請分良以擊其左右故杜不用其說晉侯左右皆爲此言以憚伯州犂耳案此當從服注上文軍吏患之以下是分敘晉事楚子登巢車以下是分敘楚事伯州犂以下是總敘晉楚事下文苗賁皇言於晉侯以下又分敘晉事此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者卽所謂伯州犂以公卒告苗賁皇亦以王卒告也苗賁皇正以楚之王族不可當故請先分良以擊其左右與下文正合乃杜氏忽以皆曰之文屬下以爲晉侯左右之言此臆改舊義而失之甚焉者也

左傳成二年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八于狄卒杜注重其代已故三入晉軍求之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衆以帥厲退者遂入狄卒正義曰劉炫以齊侯三入齊軍又三出齊軍以求丑父每出之時齊之將帥敗而怖懼以師而退不待齊侯致使齊侯入于狄卒今知不然者以傳文三入在前三出在後若此說齊侯先在晉軍今入齊軍得以三入在前今齊侯既先在齊軍欲出求丑父應先出後入不應先入後出且初時二出容有二入在後之出遂入狄卒有出無入何得云三入又以傳文帥兩字分明故杜以爲齊侯每出齊師以帥厲退者每出之文別自爲義不計上之三出劉君不達此旨妄規杜失非也案三入三出當從劉光伯說齊侯本在

皇清經解

卷二百九十七

臧茂才經義雜記

五

陳與晉戰因敗而下如華泉取飲以免此一入齊軍也既免後卽出齊軍至晉求丑父此一出齊軍也丑父不可得而仍入於齊方入而又出求之此二入二出也丑父終不可得故三入齊軍然必欲求免之因三出齊軍而忽誤入於狄卒遂不得復入矣劉氏三入三出皆主齊軍言之既於傳文爲順而出入之數又合若杜以爲三入晉軍則第三次入晉軍卽入于狄卒不得復出止有二出矣

或連下入于衛師衛師免之爲三出非也三入三出矣

前已有三入三出矣若謂入于狄卒之前已有三出則當有四入矣孔氏

不知杜注之失反誤解劉說爲二入三出因爲杜注作疏故也又據劉光伯說則下傳本作齊師以師退言齊之帥以衆兵退也杜改作齊師以帥退則權不在元帥而在士卒矣

輶 輶卽棧字

詩何草不黃有芄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傳棧車役車也箋云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棧車輦者釋文有棧士板反

舊譌

正義曰巾車言服車五乘有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云

服車者服事者之車棧車不革輓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

以供役以此言之則彼自有棧車何知此非彼者以彼棧車士

之所乘以服事非此軍旅徒役所當有以此知非巾車之棧車

也又考工記輿人棧車欲弁注為其無革輓不堅易坏壞也士

乘棧車釋文棧士板反劉才產反又儀禮既夕賓奠幣于棧注

棧謂輶車也凡士車制無漆飾今文棧作輶釋文于棧士板反

劉才產反注輶同釋曰輶車卽輿車四輪追地無漆飾故言棧

皇清經解卷二百九十七

臧茂才經義雜記

二

也又左傳成二年丑父寢於輶中注輶士車釋文輶中仕疑作才

產反又仕板反士車也字林仕諫反云卧車也正義曰周禮巾

車士乘棧車考工記輿人云棧車欲弁輶與棧字異音義同耳

又說文木部棧棚也竹木之車曰棧从木莨聲車部新附輶車

名从車房聲玉篇木部棧仕版切說文云棧棚也一曰竹木之

車曰棧詩曰有棧之車今本說文其脫八字車部輶仕佃切載

輶車輶同上廣韻二十六產云棧閣也亦姓魏有任城棧潛士

限切輶車名士所乘也輶輿蒼云卧車也亦兵車又儀禮注云

載輶車也三十諫輶卧車又寢當作兵車亦作輶士諫切棧木棧

道又士限切五經文字木部棧仕諫反車部輶輶二同士諫反

上見春秋左氏傳下見周禮案巾車及輿人皆作輶惟既夕與注有輶字此周禮乃儀禮之譌

棧同案棧爲竹木之車故說文在木部毛詩二禮皆作棧與說

文同左傳亦當作棧儀禮今文作輦蓋俗儒以棧是車名應从

車遂改棧爲輦廣韻上聲去聲棧下皆無車調鄭康成因字本作棧故定從禮

古經與說文合據儀禮注及廣韻引埤蒼知漢魏間已別作輦

爲棧矣說文以輦爲籀文車字玉篇同汗簡下之二載王存又切韻亦然棧作輦與籀文車字涉嫌非是左傳

作輦者卽輦之別體戈孱聲相近玉篇先列輦字又云輦同上

廣韻云輦亦作輦五經文字云輦輦二同此輦卽輦別體之證

陸德明於輦下引字林知晉人已別作輦爲輦矣徐鉉於車部

新附輦字蓋爲左傳而設然杜注以爲士車則本同巾車職作

輦孔仲達亦云輦與輦字異音義同可無庸附也輦字陸德明

士板反劉昌宗音才產反劉氏近之

皇清經解卷二百七臧茂才經義雜記

五

維牛維羊

詩我將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本作維牛維羊與享韻非牛與右韻也箋云我奉養我享祭之牛羊可證明監注疏本箋中本作牛羊後依經改爲羊牛今箋牛字上尙宛然存羊字之跡識者審之知余言不誣也正義本作維牛維羊後人妄移牛字於下如我所美大我所獻薦者維是肥羊維是肥牛此非孔氏原本孔釋序云以此經言維牛維羊非徒特性而已又此之維牛維羊則是祭之大禮其釋經云以此牛羊所以得肥者維爲上天其佑助之故得無傷病也其釋箋云謂以此牛羊奉養明神也牛羊充盛肥腩有天氣之助又明牛羊肥而無疾是天之力助又維天佑之當是佑助於人而已爲佑助牛羊

者以下句乃云既佑饗之則此未是佑人文連牛羊知是佑助
牛羊此皆孔氏原本作維牛維羊之證俗人止改其正釋一處
前後俱未及盡改故猶得考正之周禮疏羊人曰故我將詩云
惟牛惟羊惟天其祐之又隋書宇文愷傳曰臣愷按詩云我將
祀文王於明堂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據此知唐以前本皆作維
牛維羊故孔氏據之開成石經誤作維羊維牛今本遂沿襲之
也

來假來饗

詩烈祖來假來享降福無疆前明諸舊本及國子監注疏本毛
晉汲古閣本金蟠葛鼎校刊毛詩鄭箋本皆作來享惟唐石經
上作以假以享此作來假來饗二字有別案以假以享箋云假

皇清經解

卷一百九十七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三

升

作大

也享獻也以此來朝升堂獻其國之所有此來假來享

降福無疆箋云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諸侯助祭者來升堂來
獻酒神靈又下與我久長之福也又湯孫之將箋云此祭中宗
諸侯來助之所言湯孫之將者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

言之正義釋經云中宗之神來至其坐矣來享其祭矣

此享字非原本

以假以享謂來朝升堂獻國之所有也來假謂諸侯來升堂獻

酒來饗謂神來飲饗之此時祭者當是中宗子孫而云湯孫者

中宗之饗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

此言享饗一字甚分明

又釋箋云朝

必獻國所有故言以享也

此享字不誤

以說祭之事而云來享故知

是獻酒使神享之也

此二字並誤

獻酒必升堂故知來假謂來升堂

獻酒也據此知經本上作享下作饗故彼箋以享爲獻此箋以

饗爲神歆饗之正義作來假來饗爲唐石經之所本俗本經誤作享遂盡據以改箋疏致不誤者亦誤矣今箋中絕無饗字幸疏中尚有改之未盡者得據以正之箋云饗謂獻酒使神饗之獻酒二字爲下使神饗之四字張本非訓享爲獻也箋云諸侯來助祭者來升堂來獻酒當作來升堂獻酒下一來字是淺人所增審疏云來假謂諸侯來升堂獻酒來饗謂神來歆饗之又云獻酒必升堂故知來假謂來升堂獻酒也可知來升堂獻酒五字爲經文來假之解不連來饗在內而俗本箋云來獻酒者誤認箋訓享爲獻也箋云神靈又下與我久長之福益謂神靈來歆饗之降下我無竟之福也是鄭以來假二字爲諸侯之助祭來享降福無疆六字爲神明之饗祭而淺者欲以上一句话说皇清經解

卷二十七

臧茂才經義雜記

圭

諸侯下一句言神是以私意配合而昧於古人文章參差不齊之妙矣下湯孫之將箋云中宗之享此祭享字亦譌正義作中宗之饗此祭後見顧寧人詩本音亦作來假來饗然載宋儒歐陽氏之言尙未知孔疏本作饗也

諸侯囿五十里

晉袁宏後漢紀樂松曰宣王囿五十里民以爲大文王百里民以爲小後漢書楊震傳樂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曰爲小齊宣五里人曰爲大李賢注孟子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此云文王百里齊宣五里與孟子不同也王楙野客叢書云僕觀世說舉樂松之語曰齊五十里乃知非五里也史文于五字下脫一十字蓋七十里近于百里四十里近于五

十里樂松舉其大綱耳楊雄亦曰文王之囿百里齊宣王之囿四十里是亦以文王之囿爲百里文王之囿豈真百里邪章懷不深考耳又詩靈臺王在靈囿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正義曰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云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是宣王自以爲諸侯而問故云諸侯四十里以宣王不舉天子而問及文王之七十里明天子不止七十里故宜爲百里也又穀梁成十八年築鹿囿疏曰毛詩傳云囿者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詩傳蓋據孟子稱文王囿七十里寡人三十里故約之爲天子當有百諸侯三十里耳琳案袁范漢書皆言文王囿百里宣王囿五十里楊疏引毛詩傳諸侯三十里三卽五字

皇清經解

卷二百九十七

臧茂才經義雜記

十四

之譌古本孟子蓋作文王之囿方百里寡人之囿方五十里故毛公據之以分天子諸侯之制疑唐人所見孟子已作七十故孔氏謂文王之囿則七十里引孟子證之楊疏謂詩傳據孟子文王囿七十里故約之爲百里李賢引孟子亦作七十里然穀梁疏引孟子云寡人三十里則唐本孟子尙有作寡人之囿方五十里者故孔氏云宣王自以爲諸侯而問故云諸侯五十里今詩正義作四蓋後人所改毛傳旣云諸侯五十里則孔氏言諸侯亦當作五十也

文王事混夷

孟子梁惠王下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趙注詩云昆夷允矣宋高宗御書石經孟子作文王事混夷案詩緜作混夷駮矣箋

云混夷夷狄國也釋文混夷音昆王伯厚詩考載說文昆夷駝矣而鯤正義引說文曰詩云混夷駝矣皇矣患夷載路箋云患夷卽混夷釋文混夷音昆正義曰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書傳作吠夷蓋吠混聲相近後世作字異耳或作犬夷犬則吠字之省也據此知詩混夷字無有作昆者孟子昆夷當從石經作混夷方與詩合今經注皆作昆失其舊也皇矣引詩序混夷今采薇序注疏作昆夷釋文昆夷本又作混作混與正義合今本作昆乃依釋文正字耳

祭服不到

儀禮士喪禮祭服不倒注斂者趨方或偵倒衣裳祭服尊不倒之也釋文倒衣丁老反顧寧人金石文字記云唐石經士喪禮皇清經解

卷二百七

臧茂才經義雜記

至

祭服不倒倒誤作到案說文望

隸作

鳥飛从高下至地也象形

不上去而至下來也斲至也从至刀聲人部無倒鳥飛不上而下至地則有偵倒意知偵倒字古作到說文又云𠄎不順忽出也从到子𠄎或从到古文子尤爲明證詩東方未明顛倒衣裳禮記喪大記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到字从人皆俗寫也唐石經儀禮倒作到與古六書之旨正合可據以校正經典之俗倒字顧氏疏於小學故反以爲誤釋文亦作倒或本與唐石經同爲後人所竄改然不音經不倒字而音注倒衣字亦可疑

禮堂謹

倒丁老切書云前徒倒戈說文云𠄎也說文明用到爲倒不宜

案玉篇

更有倒字玉篇疑誤徐鉉新附有倒字云𠄎也从人到聲又說文徐楚金本艸部到艸木到从艸到聲徐鼎

臣本譌作艸本倒尾部屮到毛在尸後

卽鹿无虞

易屯六三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王弼注雖見其禽而无其虞徒入于林中其可獲乎釋文卽鹿王肅作麓云山足李氏集解虞翻曰卽就也虞謂虞人掌禽獸者艮爲山山足稱鹿鹿林也三變體坎坎爲藁木山下故稱林中坤爲兕虎震爲麋鹿又爲驚走艮爲狐狼三變禽走入于林中故曰卽鹿无虞惟入林中矣案王弼經作鹿注不改字故正義釋經注皆如字讀集解引虞仲翔訓鹿爲山足於經尙未改作麓知鄭易本作鹿字以爲麋鹿王弼本之王肅好與鄭難因私改爲麓虞翻亦好譏議鄭氏與王肅同

裴松之注三國志虞翻傳載翻別傳云經之大者莫過於易鄭元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元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又奏鄭元解尙書違失事因謂但不至妄改元所注五經違義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

聖經以證合己意少差於肅耳故此讀鹿爲麓而經仍作鹿也

皇清經解

卷二百九十七

臧茂才經義雜記

五

詩瞻彼旱麓釋文旱麓本亦作鹿國語周語引詩瞻彼旱鹿

宋據

庫本宋明道二年本仍作麓春秋僖十四年沙麓崩穀梁作沙鹿崩傳林屬

於山爲鹿是鹿可借爲麓也

身有所忿寔

禮記大學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注懣怒貌也或作憤或爲

寔釋文懣勅值反作憤音致作寔音致又得計反案說文心部

無懣字亦無憤字衷部靈闕也从衷引而止之

此據說文繫傳注妄篇所載今

小徐本衷部後人改從大徐本徐鍇曰此毛詩載寔其尾字言狼進則躡其胡

退則闕其尾凡專謹者事多闕徐鉉本說文云靈礙不行也从

衷引而止之也

此下非詩叔重語

衷者如衷馬之鼻从此與牽同意廣韻六至寔礙不行也又頓也詩曰載寔其尾考兩徐本義各通

閱者礙不行也然則礙不行也四字當爲閱字之義訓蓋徐楚
金本得其真也凡心有所忿便如有物之閱礙於中憺當作寔
因忿字从心故寔亦誤加心也疑正文本作寔注云或作憺而
無識者倒轉之作憤者聲近之誤毛詩載寔其尾說文作載躡
其尾可證

田有禽

易師六五田有禽王弼注處師之時柔得尊位陰不先唱柔不
犯物犯而後應往必得直故田有禽也釋文有禽徐本作擒集
解引虞翻曰田謂二陽稱禽此禽如字讀荀爽曰田獵也謂一帥師
禽此禽當作擒五五利度一之命執行其言故无咎也李鼎祚曰六
五居尊失位在師之時蓋由猶同殷紂而被武王禽此亦當作擒於鹿

皇清經解卷二百九十七 臧茂才經義雜記

毛

臺之類是也以臣伐君假言田獵六五離父體坤離爲戈兵田
獵行師之象也案荀慈明云二帥師擒五知古文易本作擒王
輔嗣云犯而後應往必得直故田有禽知與荀同且徐仙民易
音據王弼而其本作擒故知王作擒也虞仲翔好改先儒舊義
故云陽稱禽則讀爲禽鳥字正義謂往卽有功如田中有禽而
來犯苗若往獵之則无咎過是其本亦作禽然非王意禮堂詩案古禽鳥禽獲同字作擒者俗字說文無之如展獲字禽又左傳不禽二毛字皆不從手可證田有禽當從擒獲義其字仍當作禽徐仙民本作擒義是而文則俗也

毛詩改從鄭箋

鄭箋毛詩傳有申其義者有改其義者有同一字而詁訓各異
者有云當爲某讀爲某而易其字者然皆具於箋中於正文未

敢輒改後人往往從箋以改經又依鄭義以改箋字今舉數則
正之終風願言則逮傳逮坎也箋云逮讀當爲不敢噫咳之噫
而玉篇口部唐石經皆作願言則噫北風其虛其邪傳虛邪作
也箋云邪讀如徐而關睢正義引作其虛其徐無衣與子同

澤傳澤潤澤也箋云澤舊作禕褻衣近污垢釋文同澤如字毛潤

也論語注云褻衣袍禕也又周禮玉府掌王之燕衣服注燕衣
服者袍禕之屬釋曰毛詩云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與子同禕是

也衡門可以樂飢傳可以樂道忘飢箋云飢者不足於食也泌
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以樂舊作藥飢釋文以樂本又作藥

毛音洛鄭力召反沈云舊皆作樂字而唐石經作可以藥飢文

皇清經解卷一百九十七 臧茂才經義雜記

天

選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豈非療飢李善注毛詩曰可
以藥飢鄭元曰泌水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藥飢藥音義與
療同蔡伯喈郭有道碑文棲遲泌邱李注毛詩曰泌之洋洋可
以療飢太平御覽五十八亦作可以療飢蓋一改藥爲藥再改
藥爲療鹿鳴視民不佻箋云視古示字也可以示天下之民使
之不愉於禮義而左氏昭十年傳視民不佻釋文云視民如字
詩作示字車攻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
鄭有甫舊作圃葛本尙作甫田釋文甫草毛如字鄭音補甫田舊音浦下
同而唐石經原刻作東有圃草後改爲甫故石刻甫字獨小正義凡甫田字
皆从口吉日其祁孔有傳祁大也箋云祁當作麋麋麋也而
爾雅釋獸麋牡麋牝麋邢疏云其牝者名麋詩吉日云其麋孔

有是也鴛鴦摧之秣之傳摧莖也箋云摧今莖字也而白氏六帖九十六兩引皆作稊之秣之除楚金說文繫傳作芻之餘之引下章秣之摧之亦作秣之剉之思齊烈假不取傳烈業假大也箋云烈舊作厲假皆病也正義曰鄭讀烈假爲厲痕故云皆病也而釋文云烈毛如字鄭作厲宋丁度集韻引詩厲假不瑕是皆依箋改經也

尙書異說

尙書孔序云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正義曰孔君旣陳伏生此義於下更無是非明卽用伏生之說故書此而論之馬融雖不見孔君此說理自然同故曰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尙書是也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尙書鄭氏云尙者上也尊而重

皇清經解

卷二百九十七

臧茂才經義雜記

无

之若天書然故曰尙書二家以尙與書相將

疑作璋

則上名不正

出於伏生鄭元依書緯以尙字是孔子所加故書贊曰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尙書璿璣鈴云因而謂之書加尙以尊之又曰書務以天言之鄭元溺於書緯之說何有人言而須繫之於天平且孔君親見伏生不容不悉自云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何云孔子加也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則尙字與書俱有無先後旣直云尙何以明上之所言書者以筆畫記之辭羣書皆是可知書要責史所爲也此其不若前儒之說密耳云上古者亦無指定之曰自伏生言之則於漢世仰遵前代自周已上皆是馬融云有虞氏爲書之初耳若易歷三世則伏羲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禮運鄭元以先王食腥與易上古結繩

同時爲上古神農爲中古五帝爲下古案天在上尊尚之若天書然此言人之尊書非人言繫之於天也鄭說較馬孔爲精肅改鄭注正義已有駁難又劉知幾史通六家云尙書璇璣鈴曰尙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尙書也案尙書璇璣鈴此今文尙書也鄭學闕通擇善而從不偏主一家故雖注古文猶采用今文家說如旣筮毛詩猶不廢魯韓時取其是者以收毛義也唐時今文尙書已亡孔氏不知鄭之所本故以爲溺於書緯耳

孟子西夷北夷

孟子梁惠王下齊人伐燕章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滕文公下宋小皇清經解卷二百九十七 臧茂才經義雜記

手

國也章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盡心下有人曰我善爲陳章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宋高宗御書朱子集注及葛本毛本皆作西夷北狄嘗見前明翻刻北宋板趙注本上下皆作夷字案趙注梁惠王云東向征西夷怨當有南向征北

夷怨六字後人改北夷爲北狄與注意不合因刪之耳者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

謂之四夷又注盡心云四夷怨望滕文公正義曰湯之十一征而天下無敢敵者故東面而征其君則西夷之國怨之以爲不先征其我君之罪南面而征其君則北夷之國怨之以爲不征其我君之罪而先於彼盡心正義曰故南面而征則北夷怨東面而征則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惟梁惠王正義引仲虺之誥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次釋孟子西夷

北夷之言亦同書作西夷北狄此明是近人所改孟子三處皆作西夷北夷魏晉間采孟子作尙書始改北夷爲北狄以與西夷儷句幸趙注尙存北宋時爲正義者猶未誤作狄字南宋以來反從晚出古文竄改孟子此舍本而逐末也

黼堂譌案公羊傳僖四年南夷

與北夷交注南夷謂楚北夷謂狄唐石經宋鄂州學官本皆如是今俗本作北狄

有如召公之臣

詩關雎正義謂詩有六字一句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今召旻作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上句五字下句四字較孔氏所據本共少三字而於本篇正義反無考然箋云召公召康公也言有如昔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是經本不指召穆公一人言謂有如召公之賢臣正多審箋義知本有之臣二皇清經解卷二竟七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三

字又詩序云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正取經文有如召公之臣句爲說又可證本有之臣二字當從關雎正義所引補正

以二竹簠方

儀禮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簠方注竹簠方者器名也以竹爲之狀如簠當作簠而方如今寒具筓筓者圓此方耳釋文簠方音甫劉音蒲本或作簠外方曰簠內圓外方曰簠釋曰凡簠皆用木而圓受斗二升此則用竹而方故云如簠而方受斗二升則同如今寒具筓者寒具見邊人筓圓此方者方圓不同爲異也案說文竹部簠黍稷方器也簠黍稷圓器也又籩飲牛筐也方曰筐圓曰籩則簠籩皆方簠筓皆圓聘禮作簠嫌

爲圓器故經董方連文以明之注云狀如篋而方謂形與篋相似但篋圓而此則方耳故又云如今寒具筥筥者圓此方耳如今寒具筥猶上云狀如篋也筥者圓此方耳猶上云而方也皆以經作篋方恐學者疑篋不當言方言方則爲篋故注詳辨之劉昌宗音蒲知吾以來皆作篋故陸賈同作篋釋文云本或作篋蓋因經文方字妄改唐石經作篋誤從或本也俗本經注反有作篋者此因注疏本載釋文有篋音甫三字而改若見宋刻單注本必同石經作篋矣鑄堂謹案儀禮識誤引此經作竹篋本同近見宋槧單疏儀禮凡篋字果皆作篋

投壺音義考正

禮記投壺末記魯鼓薛鼓節兼載圓方之圖注云此魯薛擊鼓皇清經解卷二百九十七臧茂才經義雜記

之節也圓者擊鼗方者擊鼓古者舉事鼓各有節聞其節則知其事矣釋文○圖音薄迷反鄭呼爲鼗也其聲下口方鼓鄭呼

爲鼓也其聲高其音鐘然鐘音吐郎反案此節釋文不得經注之次當爲後人移改蓋○口皆經之圖也陸氏旣出經文當有音義不宜於○口

之下空無一語又圖鼗二字是鄭注陸氏有音故大書然依次當在口下不宜出經文上若方鼓二字併注亦未見連文陸何

故出之或疑是陸氏爲口作音義亦不當大書故知此爲後人竄改也今爲考正之○鄭呼爲鼗也其聲下其鄭呼爲鼓也

鐘然鐘音吐郎反圖音薄迷反其聲下其音楊楊然其聲高其音鐘然釋文有音蓋陸氏自音其語也又陸氏之言當有所本惜乎

無考其方鼓二字當爲衍文

予所不者

論語雍也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集解孔安國曰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釋文所否鄭繆方有反不也王弼李充備鄙反案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太史公自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則所采論語當亦本古論是古論作不或通借爲否鄭康成繆播訓爲不與史世家文合凡古人誓言多云所不左傳僖廿四年重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可證子云予所不者此記者約略之辭所不下當日更有誓辭不或作否與鄙聲相近魯論遂誤作予所鄙者經傳有展轉相承漸失其真者此類是也

皇清經解卷一百九十七終

嘉應生員溫心源校

皇清經解

卷一百九十七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三

皇清經解卷一百九十八

學海堂

經義雜記

武進臧茂才琳著

五里之郭

晉書段灼傳云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圓圍而攻之有不尅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穀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者非不先推恩德結固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案此本孟子今公孫丑下作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疑誤也郭爲外城猶樽爲外棺開廣二里已不爲狹若城三里而郭七里是外城反過倍於內城矣外城既有七里內城又當不止三里段兩言五里皇清經解卷二百九十六臧茂才經義雜記

一

之郭必非誤

清揚婉兮

詩野有蔓草有美一人清揚婉兮傳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案此傳當云清揚婉兮眉目之間婉然美也下八字作一句讀以清爲目之美以揚爲眉上之美以婉兮爲清揚之美婉婉然今傳中無婉兮字是嫌於訓清揚爲眉目之間矣此以經合傳時所刪玉篇面部云醜於遠切眉目之間美兒韓詩云清揚醜兮案春秋序正義云邱明作傳與經別行毛公韓嬰之爲詩作傳莫不皆爾是韓詩傳亦當云清揚醜兮眉目之間美兒與毛傳例同顧野王分引之者欲明醜字見於韓詩之經也又君子偕老揚且之皙也傳揚眉上廣則以揚爲眉上之美矣子之清

揚揚且之顏也傳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又以清爲目之美揚爲眉上之美矣是清揚爲眉目之美前已分釋故於此總解清揚婉兮爲眉目之閒婉然美也猗嗟清揚婉兮傳婉好眉目也蓋傳本云清揚婉兮好眉目也以婉爲好以清揚爲眉目之閒君子偕老既釋清揚故於此止言眉目之閒此既言眉目之閒故於猗嗟又止言眉目并無之閒字毛公性好簡質文已具明於上故不贅言之也君子偕老正義云野有蔓草傳曰清揚眉目之閒是眉之下爲揚目之上爲清可驗孔氏所見此傳已無婉兮二字故爲之謬說如此毛意眉上之美曰揚者以額額之際閒揚廣闊顏角豐滿故猗嗟傳亦云揚廣揚而孔云眉之下爲揚誤矣猗嗟正義又云以眉毛揚起故名眉爲揚皇清經解 卷一百九十六 臧茂才經義雜記 二

亦非

識文鳥章

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注屬謂徽識也大傳謂之徽號釋文徽識式志反又音志又昌志反釋曰鄭引大傳者欲見此屬與大傳徽號舊脫號今補爲一物識此字舊錯徽下今移正則詩所云識

文鳥章亦一物又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衆臣樹之於位朝各就焉釋曰鄭云事名號者徽識者大傳云殊徽號昭公二十一年宋廚人僕曰揚徽者公徒也是名徽也詩六月云識文鳥章箋云識徽識是名識也今鄭合而言之故云徽識也案今詩六月作織文鳥章箋疏及釋文並同譌字也考陸氏孔氏本原作

識文鳥章與賈公彥所見同開成石經誤作糸旁爲禹貢兗州厥篚織文之字而後人遂據以改陸孔之書致不誤者亦誤猶幸賈疏兩引此詩皆未改也

繡堂謹案御覽六百八十儀式部施下引詩曰織文鳥章禮堂謹案

月令以爲旗章注旗章旌旗及章識也釋文章識申志反又如字正義云章識者則周禮事名號詩織文鳥章是也此引詩必本作箋云織當據賈織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識文箋

疏改正

著焉案周禮肆師表齋盛注故書表爲剽剽表皆謂徽識也大司馬之職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注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釋文徽識音志一音

試又左傳昭廿一年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注徽識也釋文揚徽許歸反說文作徽舊譌微今校改云識也徽識本又作幟申志反又

昌志反一音式此箋所云徽織卽周禮左傳注之徽識也說文

皇清經解

卷二百九十六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三

巾部云徽幟也以絳徽帛箸於背从巾徽省聲春秋傳曰揚徽者公徒說文無幟字从巾亦俗寫當依左氏釋文所引作識儀禮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注銘明旌也雜帛爲物大夫之所建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之又禮記檀弓上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注志謂章識檀弓下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又釋名釋言語識幟也有章幟可按視也是古旗幟字皆作識也說文言部云識常也一曰知也从言叢聲琳以識字本訓爲常卽周禮司常之常司常掌九旗而獨取名於常者因日月爲常舉至尊者以名其官說文訓徽識字爲常亦從其大名也一曰知者徽識所以使人識別故轉訓爲知也徐鉉等於巾部新附幟字不審之至釋文云織文音志又

尺志反注同是與周禮左氏釋文同爲識字作音而非爲織字
作音故知今釋文作織爲後人改也正義釋經云將帥以下皆
有微織當作識
下並同之象其文有鳥隼之章又釋箋云言微織者以
其在軍爲微號之織史記漢書謂之旗幟幟與織字雖異音實
同也又引周禮司常及大司馬職儀禮士喪禮經注爲證其文
甚詳故知孔疏作織亦後人改也或曰安知非毛本作織文鄭
易爲識文而遽以爲唐石經之誤乎曰如毛本作織而鄭易之
箋當有織讀爲識四字且毛鄭旣異釋文宜有兩音正義亦應
別爲毛說今釋文無織字音正義釋經卽本箋義故知毛與鄭
同爲石經之誤無疑也

恆星不見

皇清經解

卷二百九十六

臧茂才經義雜記

四

五行志下之下嚴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
雨董仲舒劉向呂爲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衆星萬民
之類也列宿不見象諸侯微也衆星隕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
爲中國也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鄉亡桓公星遂
至地中國其良絕矣劉向呂爲夜中者言不得終性命中道敗
也或曰象其叛也言當中道叛其上也天垂象呂視下將欲人
君防惡遠非慎卑省微呂自全安也如人君有賢明之材畏天
威命若高宗謀祖已成王泣金滕改過修正立信布德存亡繼
絕修廢舉逸下學而上達裁什一之稅復三日之役節用儉服
呂惠百姓則諸侯懷德士民歸仁災消而福興矣遂莫肯改寤
法則古人而各行其私意終於君臣乖離上下交怨自是之後

齊宋之君弑譚遂邢衛之國滅宿遷於宋蔡獲於楚晉相弑殺
五世乃定此其效也左氏傳曰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
雨偕也劉歆曰爲書象中國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
見象中國微也星隕如雨如而也星隕而且雨故曰與雨偕也
明雨與星隕兩變相成也洪範曰庶民惟星易曰雷雨作解是
歲歲在元枵齊分壘也夜中而星隕象庶民中離上也雨曰解
過施復從上下象齊桓行伯復興周室也周四月夏二月也日
在降婁魯分壘也先是衛侯朔奔齊衛公子黔牟立齊帥諸侯
伐之天子使使救衛魯公子溺專政會齊曰犯王命嚴弗能止
卒從而伐衛逐天王所立不義至甚而自曰爲功名去其上政
繇下作尤著故星隕於魯天事常象也案董劉以常星爲二十
星清經解

卷一百九十六

臧茂才經義雜記

五

八宿人君之象穀梁集解引鄭康成云眾星列宿諸侯之象不
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與董劉合何氏以列星爲常
以時列見范氏以經星爲常列宿皆隨文立解蓋不知常星卽
二十八宿也左氏夜明之文當從劉子駿以爲象中國微杜云
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非也子政說此經言詳理精可爲人
君炯鑒後之君子采此以爲規諫未必無補云

其欲寔寔

易頤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王弼注虎視眈眈威而
不猛不惡而嚴眷德施賢何可有利故其欲逐逐尙敦實也集
解引虞翻曰眈眈下視貌逐逐心煩貌坤爲吝嗇坎水爲欲故
其欲逐逐釋文逐逐如字敦實也薛云速也子夏傳作攸攸志

注丁合反疑丁合反之譌釋文云攸蘇林音迪可見古本漢書本作攸攸師古音滌與蘇林音迪同此古音也

乘馬般如

易屯六二乘馬班如王弼注時方屯難正道未通涉遠而行難可以進故曰乘馬班如也釋文班如如字子夏傳云相牽不進貌鄭本作般正義曰乘馬班如者子夏傳云班如者謂相牽不進也馬季長云班班旋不進也言二欲乘馬往適於五正道未通故班旋而不進也集解引虞翻曰二乘初故乘馬班躡也馬不進故班如矣案說文班部班分瑞玉从珣从刀舟部般辟也象舟之旋从舟从殳殳所以旋也然則般旋字當作般班乃分布義鄭本作般爲正馬云班班旋不進是馬亦爲般也子夏傳皇清經解卷一百九十六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七

云相牽不進虞仲翔云乘馬班躡皆般旋難進之意是諸家義皆作般陸德明云班如如字非也書序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釋文班本又作般音同左傳成十三年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釋文子般音班本亦作班 單本釋文有脫誤漢書茲從注疏本校定 禮樂志郊祀歌十九章先呂雨般裔裔師古曰般讀與班同班布也是班字古亦作般二字以聲同得通借也

執觶興洗北面

儀禮鄉飲酒禮執觶興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退立于觶南注洗觶奠之示潔敬立於其南以察厥唐石經作盥洗北面多一盥字明鍾人傑單注本同釋曰執觶興洗北面者案鄉射大射禮皆直云取觶洗南面反奠於其所不云盥此俗本有盥者誤

據賈疏知本無盥字鄭注止言洗解不云盥則賈本是也疏云此俗本有盥者此字對上文鄉射大射禮言之謂此鄉飲酒禮俗本有盥字賈氏知其誤故不從開成石經承用俗本明刻鄭注本又多據唐石經參校故皆有盥字鑄堂謹案儀禮識誤云今注盥字從疏則宋板有盥張據疏刪之注疏本據賈氏語故監本毛本皆無盥字是也

行者有裹囊也

孟子梁惠王下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翻刻宋板作行者有裹囊也案趙注云乃積穀於倉乃裹盛乾食之糧於囊囊也然則孟子以積字與裹字相對以倉字與囊字相對謂積穀於倉裹糧於囊也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囊于囊有二乃字二字曰餼又曰糧曰囊又曰囊皆重皇清經解卷二見大臧茂才經義雜記

八

文以助句至孟子釋之止積倉裹囊四言也此可見三代人讀經能知其大義漢以來儒者始沾沾於字句間有曲通古人立言之意而不爲文辭所惑者惟毛公一人而已俗本改孟子裹囊爲裹糧則詩于囊于囊句似贅矣考正義釋孟子之言云故居者有穀積于倉行者有糧裹於囊然後可以曰方開道路而行則北宋作疏時尚作行者有裹囊

願言則嚏

詩終風寤言不寐願言則嚏傳嚏踰也箋云言我願思也嚏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釋文韋本又作嚏又作嚏舊竹利反又丁四反又豬吏反或竹季反劫也鄭作嚏音

都麗反劫也居業反本又作踰音同又渠業反孫毓同崔云毛訓走爲坎今俗人云欠欠坎坎是也不作劫字人體倦則伸志倦則坎案音邱據反玉篇云坎欠張口也正義曰毛以爲莊姜言我寤覺而不能寐願以母道往加之我則噉踰而不行王肅云願以母道往加之則噉劫而不行踰與劫音義同也定本集注並同案釋文知崔靈恩集注作走陸氏從之又作噉者走之異正義則從王肅作寤釋文云一作寤者卽王本也箋讀作噉陸孔同今注疏本不論經注皆作噉後人依箋改也毛傳依正義則王肅作劫依釋文則孫毓亦作劫故陸氏從之孔氏作踰釋文云本又作踰據崔靈恩說則毛傳本作坎禮記曲禮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正義曰志疲則欠體疲則伸說文欠作允云

皇清經解

卷一百九十六

臧茂才經義雜記

九

張口气悟也象气从人上出之形廣韻九御云坎欠坎並與毛傳合說文口部云噉悟解气也从口寤聲詩曰願言則噉案悟解气也與傳義同而願言則噉之文則箋所改讀一爲口氣一爲鼻氣迥然不同合兩爲一恐非許叔重原書考王肅孫毓崔靈恩陸德明孔穎達經皆不作噉而五經文字云噉多計反見擲風開成石經作願言則噉是改毛詩從鄭箋在陸孔之後玉篇噉丁計切噴鼻也詩曰願言則噉疑引詩亦後人增加非顧野王之舊然則說文此條殆爲唐人李陽冰輩竄改也說文欠部無坎字有吹字云出气也从欠从口徐鉉云口部已有吹噓此重出案吹噓字當在口部欠爲張口气悟不當複有吹字且本訓爲出气與口部吹噓義又微別疑吹卽坎之譌去字篆作

忖若偏傍誤从口遂作吹矣記此以待後賢定之推毛意寤言不寐與考槃獨寐寤言文同不如箋之訓言爲我謂至夜而寤覺不能寐願說州吁之暴慢久而疲倦則欠坎也此序云終風衛莊姜傷已故通篇皆自傷之辭一章云中心是悼惟以此爲悼傷也二章云悠悠我思長思不已較傷益難置也三章云願言則違思之不已故言之志倦則坎也四章云願言則懷志雖倦而情則可傷也莊姜當日之苦心一一如見可爲善得風人之旨矣鄭以莊姜賢母也州吁卽暴慢莊姜當有不能漠然置之者故謂汝若能思念我則我當噫今我不噫是汝不思念我也汝思我心如是之傷切則我當少安今汝絕不思念我則我自傷終無已時矣蓋母子天性也故莊姜之思念有不能自皇清經解

卷二十九

賦茂才經義雜記

十

已者此詩人之忠厚也傳箋義本相通而妄改經作寤傳爲寤劫與狼跋傳寤跲同者此蓋出王肅之私意以見毛之絕不與鄭同然上莫往莫來傳云人無子道以來事已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則不以母道往加傳有明文矣而肅云願以母道往加不與傳乖乎崔云毛訓逮爲坎不作劫蓋王肅以形近改爲劫以與坎相亂尙未敢遽作跲也孫毓朋於王故同作劫至唐人以劫與跲爲音義同故竟改從狼跋傳驟以肅之說語學者學者或疑爲鑿然余閉戶三十年推勘肅之肺肝瞭如指掌深於鄭王之同異者核之當以余言爲然

觚二升觶三升

考工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

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注勺尊升也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爲解
豆當爲斗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注一豆酒又聲之

誤當爲斗釋曰爵制

此言許氏五經異義有爵制篇

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

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禮說亦與之同

齊魯韓爲

今文毛詩爲古文儀禮有今文古文周禮爲古文禮記爲今文以下是許慎駁韓詩周禮舊說

謹案周禮一獻

三酬當一豆卽觚二升不滿豆矣鄭元駁之云觶字角旁支

舊

友今

汝穎之間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角旁

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問觚

舊譌觚依燕禮疏改

寫此書亂之

而作觚耳又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而三酬則一豆豆當爲

斗案儀禮燕禮疏引此經又曰鄭引南郡太守馬季長云觚當爲觶豆當爲斗此脫觚當爲觶四字一爵三觶

相近禮器制度云

漢初叔孫通撰禮器制度此亦馬氏所引

觚大二升觶大三升上

皇清經解

卷二百九十六

臧茂才經義雜記

十一

皆是鄭康成駁許叔重說

是故鄭從二升觚三升觶也鄭云觚豆字聲之誤

者觶字爲觚是字之誤斗字爲豆是聲之誤案儀禮燕禮坐取

觚洗賓少進解洗主人坐奠觚于篚注古文觚皆爲觶士長升

拜受觶主人拜觶注今支解作觚賡觚于公注此當言賡觶酬

之禮皆用觶言觚者字之誤也古者觶字或作角旁氏由此誤

爾賓降洗象觶注今文曰洗象觚公坐取賓所賡觶與注今文

觶又爲觚大射儀士長升拜受觶注今文觶作觚賡觶于公注

今文觶爲觚洗象觶注此觚當爲觶據此知觶觚二字形相近

儀禮古文多作觶故雖觚字亦爲觶今文多作觚故雖觶字亦

爲觚鄭氏參校古今文以義定之義當作觶者從古文則云今

文作觚義當作觚者從今文則云古文爲觶亦有古文觶字反

文作觚義當作觚者從今文則云古文爲觶亦有古文觶字反

誤爲觚者如燕禮勝觚于公大射儀洗象觚及周官梓人獻以爵而酬以觚是也鄭氏俱云觚當爲觶精審之至也古周禮同韓詩說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則明以酬以觚作酬以觶矣且叔孫通秦儒也其擬漢禮器制度亦云觚大二升觶大三升與韓詩周禮合是觚觶所容之數先儒舊說皆然故馬季長注周禮謂一爵三觶相近論語子曰觚不觚馬融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鄭氏從之許叔重不知觶觚易溷皆作如字讀以周禮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三酬當一斗則觚爲三升韓詩周禮說皆誤矣許意觚爲三升則觶爲四升故說文角部云觶鄉飲酒角也禮曰一人洗舉觶儀禮人洗升舉觶于賓觶受四升从角單聲觶觶或从辰觶禮經觶觚鄉飲酒之角也一曰觴受三升者謂之觚从角瓜聲此許叔重自用

皇清經解

卷二百九十八

臧茂才經義雜記

十一

其說非古義也學者宜分別觀之儀禮鄉飲酒禮記鄉飲酒義皆有觶無觚說文觚鄉飲酒之角也當作燕禮之角也寫者涉上觶字注誤耳儀禮注駁異義皆云觶字古書或作角旁氏與說文觶禮經觶正合或从辰者古辰氏聲相近如毛詩吉日其祁孔有箋云祁當作震可證又作斂者支與氏聲同禮記釋文檀弓下揚觶會子問奠觶鄉飲酒禮揚觶皆云字林音支當本鄭說然此俗師所作鄭所不從也

農用八政

說文衣部襪衣厚貌水部濃露多西部醴厚酒也則農字本有厚義故从酉爲酒厚从水爲露多从衣爲衣厚鄭康成恐其與農桑字涉嫌故讀農爲醴孔傳直云農厚也皆與本經上下文

敬用協用建用又用明用念用嚮用一例釋文引馬融云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正義引王肅云農食之本也故以農言之張晏注漢書五行志上亦與馬王義同皆不如鄭孔之當也王肅從馬悖鄭而反異於孔傳此小人之譎詭不可測處

義疏句繁

唐人九經義疏學者不可不讀但其文複沓有一二言義已明了者加之數十百言意反晦塞劉子元史通有點繁篇其法以文有繁者皆以筆點其上朱粉雌黃並用凡字經點者盡宜去之其間有文字虧缺者細書側注於其下亦用朱粉雌黃等惟正文用朱粉則細注用雌黃爲別或回易數字或加足片言分布得所彌縫無闕琳欲仿史通法剪裁義疏別爲九經小疏一

皇清經解

卷二見六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三

書但不必如史通法之太密於刪改處不必拘拘盡留本文恐反亂學者之目今偶舉二則所當刪者用朱粉句之其虧缺處當側注者不復補云禮記樂記大文章之也咸池備矣正義曰此黃帝所作咸池之樂至堯之時更增改脩治而用之周禮大司樂謂之大咸咸池雖黃帝之樂若堯既增脩而用之者則世本名咸池是也故此文次在大章之下矣又周禮云咸池以祭地黃帝之樂堯不增脩者則別立其名則此大章是也其咸池雖黃帝之樂堯增脩者至周謂之大咸其黃帝之樂堯不增脩大章者至周謂之大卷於周之世其黃帝樂堯不增脩謂之大卷者更加以雲門之號是雲門大卷一也周禮大司樂舞雲門大卷大咸釋曰本黃帝樂名曰咸池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堯

若增脩黃帝樂體者存其本名猶曰咸池則此大咸也若樂體
依舊不增脩者則改本名名曰大章故云大章堯樂也周公作
樂更作大卷大卷則大章章當作大章名雖堯樂其體是黃帝樂故
此大卷一爲黃帝樂也周公以堯時存黃帝咸池爲堯樂名則
更與黃帝樂名立名名曰雲門則雲當有門字與大卷爲一名故下
文分樂而序之更不序大卷也

巫止

禮記喪大記大夫之喪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釋
文巫止本或作巫止門外門外衍字耳正義曰巫止于門外者
君臨臣喪巫祝桃茢以辟邪氣今至主人門恐主人惡之故止
巫于門外也士喪禮云巫止於廟門外祝代之又檀弓下正義
皇清經解卷二百九十六臧茂才經義雜記 古
曰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于門外祝先入則正義
所據本有于門外三字又儀禮士喪禮疏云此據喪大記而言
彼云大夫既殯而君往焉巫止於門外則賈所據本亦與孔氏
同案注云巫止者君行必與巫巫主辟凶邪也鄭既斷巫止者
爲句則經無門外字可知今本較陸氏所見又衍于字蓋因士
喪禮巫止于廟門外而誤加也

楚子登輓車

左傳成十六年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注巢車車上爲櫓釋
文巢車說文作輓云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字林同正義曰說
文云輓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櫓澤中守草樓也是巢與櫓俱
是樓之別名案說文木部櫓大盾也从木魯聲櫓或从鹵櫓澤

中守艸樓从木巢聲車部輶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从車巢聲
春秋傳曰楚子登輶車玉篇木部櫟澤中守草樓也櫟城上守
禦望樓說文曰大盾也櫟彭榘也亦同上車部輶兵車若巢以
望敵也輶同上廣韻五肴輶兵車若巢以望敵也櫟說文曰澤
中守艸樓十姥櫟城上守禦望樓釋名曰櫟露也露上無覆屋
也說文曰大盾也據說文知左傳本作輶輶爲兵車高可以望
敵如鳥巢之在上故从車从巢今作巢省文也杜以爲車上爲
櫟正義云巢與櫟俱是樓之別名則嫌於樓上加樓矣其引說
文兵車高如巢誤作兵高車加巢今說文亦同當據釋文所引
訂正玉篇廣韻皆云若巢可證加爲如字之譌也儀禮經傳通
解續祭禮十與注疏本所載釋文皆作如字又據正義則澤中
皇清經解

卷一見六

臧茂才經義雜記

五

守草樓是櫟字訓今說文爲櫟字訓櫟下止云大盾也玉篇廣
韻引說文同案後漢書公孫瓚傳今吾諸營樓櫟千里積穀三
百萬斛李注櫟卽櫟字見說文釋名曰櫟露也上無覆室是櫟
亦爲樓名正義引說文當不誤禮記禮運夏則居榑巢釋文云
櫟本亦作巢文選曹大家東征賦諒不登櫟而椽蠹兮李善注
禮記曰夏則登巢櫟卽巢之俗字說文巢鳥在木上曰巢在穴
曰窠从木象形許書不當更有櫟字蓋卽櫟字之譌疑李陽冰
等竄改玉篇亦非顧野王之舊

天子駕六馬

古文尙書五子之歌子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傳腐索
馭六馬言危懼甚正義曰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

傳餘書多言駕四者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
夫皆駕四許慎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元以周禮校人養馬
乘馬一師四圉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爲天子
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懼深故舉六以
言之又史記秦始皇本紀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
尺六尺爲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始集解引瓚
曰水數六故以六爲名又漢書禮樂志日出入詩吾知所樂獨
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注應劭曰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
又續漢書輿服志上駕六馬所御駕六馬餘皆駕四劉昭注逸
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周禮
四馬爲乘毛詩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易京氏春秋公羊
皇清經解卷二百九十六臧茂才經義雜記

去

說皆云天子駕六許慎以爲天子駕六諸侯及卿駕四大夫駕
三士駕二庶人駕一史記曰秦始皇以水數制乘六馬鄭元以
爲天子四馬周禮乘馬有四圉各養一馬也諸侯亦四馬顧命
時諸侯皆獻乘黃朱乘亦四馬也今帝者駕六此自漢制與古
異耳禮堂謹案通典六十四鄭駁五經異義云天子駕六馬以
經言時乘六龍以御天蓋乃陰陽之氣乘六上下非爲禮
制案周官校人掌王馬之政凡擇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
圉四馬爲乘古毛詩云天子至大夫同駕駟皆有四方之事詩
云四牡彭彭又蔡邕獨斷下上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馬有五色安

車五色立車皆駕四馬又荀子勸學篇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
楊倞注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漢書曰乾六車坤六馬白虎通
曰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曰天子
駕彫軫六駿駮又曰六元蚪之奕奕齊騰驥而沛艾脩身篇踰

步而不休跛鼈千里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又文選西京賦六駿駿薛綜曰天子駕六馬東京賦六元蚪之奕奕薛曰六六馬也天子駕六馬甘泉賦駟蒼螭兮六素蚪李善曰春秋命歷序曰皇伯駕六龍上林賦六玉蚪張揖曰六玉蚪謂駕六馬郭璞曰韓子曰黃帝駕象車六蛟龍羽獵賦六白虎李善曰杜業奏事曰輶車駕白虎白虎馬名然則六馬之文經史子集皆有之故五經異義據易京氏禮王度記春秋公羊說以爲天子駕六鄭康成以此諸文爲皆起於秦漢以來非三代常制不足以取證經典而尙書顧命毛詩周禮天子諸侯皆駕四馬故不從今文家及許氏說琳考之周書王會成王時書也而云其西天子車立馬乘六石鼓文宣王時詩也而云趨趨六馬他書皇清經解

卷一百九十六

臧茂才經義雜記

十七

未可深信而此實爲姬周遺文則周已有六馬之制矣鄭君駁之者石鼓文鄭所不見周書雜說恐亦一時之制非著爲令典者也

昭七年日食

五行志下之下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曰爲先是楚靈王弑君而立會諸侯執徐子滅賴後陳公子招殺世子楚因而滅之又滅蔡後靈王亦弑死劉歆曰爲二月魯衛分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其衛君乎魯將上卿是歲八月衛襄公卒十一月魯季孫宿卒晉侯謂士文伯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

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宴宴左傳毛詩皆作燕燕

燕爲古文宴居息或盡頓事國如淳曰頓古粹字也案詩作或盡燕

作憔悴正義曰蓋師讀不同今據漢志所載左氏作盡粹知左傳古文本與毛詩同杜本作憔悴近之誤其異終也

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公曰何謂辰對

曰日月之會是謂左傳作是謂辰案此與上句文法同辰衍文公曰詩所謂此日而

食左傳作彼日而食正義引詩此日而食又曰詩作此此云彼者師讀不同也案作彼日而食非是正言日有食之安得彼

日而此月若日月兩言彼蒙混更甚孔氏所見本已然則其誤已久當據漢志正之于何不臧何也對曰

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適于日月之災師古曰適讀日

二日因民三日從時以上皆錯舉傳文此下蓋劉敞等說此推日食之占循變復

之要也易曰縣象著明莫大於日月是故聖人重之載于三經

皇清經解 卷一百九十六 臧茂才經義雜記 大

謂易詩 於易在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昧折其右肱亡咎服

春秋日中而昏也師古曰言遇此災則當退去右肱之臣乃免咎於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

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同於右肱之所折協於三務之所擇

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

是刈是穫

詩葛覃是刈是穫毛傳穫菑之也釋文是艾本亦作刈魚廢反

韓詩云刈取也是穫胡郭反菑也韓詩云穫淪也音羊灼反正

義曰釋訓云是刈是穫穫菑之也舍人曰是刈刈取之是穫菑

治之孫炎曰菑葛以爲絺縠以菑之於穫故曰穫菑非訓穫爲

菑又郭注爾雅云菑葛爲絺縠釋文是又音刈本亦作刈穫又

作穫同戶郭反正義曰云是刈是穫者周南葛覃文也云穫菑

之也者釋之也以養之於鑊故曰漢養非訓漢爲養又唐石經與宋刻單注本爾雅同作是刈是漢鑊養之也上一字从水下一字从金鑊堂謹案宋槧雪臆書院單注本爾雅作是刈是漢上字从禾蓋毛詩作是刈是漢依釋文韓詩亦从水爾雅釋之云鑊養之也四字爲句孔疏之說是也陸德明訓漢爲養非是漢卽鑊之假借爾雅以漢爲鑊開漢儒易字法之端毛傳當云是刈是漢鑊養之也傳中無經則嫌於漢字爲讀養之也三字爲句此蓋以傳合經時所刪若更定毛傳當補載之此類頗多刈从义从刀爲正或作艾作义並假借字

公羊經治兵

春秋公羊莊八年甲午祠兵傳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八曰振旅

皇清經解

卷一百九十六

臧茂才經義雜記

九

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解云何氏之意以爲祠兵有二義也一則祠其兵器二則殺牲饗士卒故曰祠兵矣又詩采芑振旅闐闐箋云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正義曰治兵振旅之名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同唯公羊以治兵爲祠兵此引春秋傳者莊八年公羊文也公羊爲祠兵此言出曰治兵者諸文皆作治兵明彼爲誤故經當作改其文而引之又周禮大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注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釋曰鄭元於異義駁不從公羊云祠兵故云祠兵者公羊字之誤因而作說之又禮記曲禮上外事以剛日注春秋傳曰甲午祠兵正義曰異義公羊說以爲甲午祠兵左氏說甲午治兵鄭駁

之云公羊字誤也以治爲祠因爲作說引周禮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之法是從左氏之說不用公羊也又左傳隱五年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注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振衆而還正義曰公羊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何休公羊爲出曰祠兵詩箋引公羊亦作治兵是其所見本異也琳案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爲治兵知公羊作祠是聲近之誤鄭君徧通諸經而折衷之故能灼然明見其誤詩箋周禮注用公羊徑改作治詩正義所言是也春秋正義謂鄭所見本異則又遊移無定矣五經異義所載公羊已作祠兵何氏因曲爲之說蓋俱株守一經依文順字之過也惟鄭氏精於校勘故不爲誤本所惑

皇清經解

卷一百九十六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三

五麾五兵五鼓

春秋莊廿五年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穀梁傳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范注麾旌幡也五兵矛戟鉞楯弓矢釋曰五麾者麋信云各以方色之旌置之五處也五兵者徐邈云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麋信與范數五兵與之同是相傳說也五鼓者麋信徐邈並云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案五兵有五種未審五鼓是一鼓有五色爲當五種之鼓也何者周禮有六鼓雷鼓靈鼓路鼓鼗鼓鼙鼓晉鼓之等右以爲五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去何鼓若以爲一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取何鼓又周禮云雷鼓鼓神祀

則似救日之鼓用雷鼓但此用之於社周禮又云靈鼓鼓社稷祭則又似救日食之鼓用靈鼓進退有疑不敢是正故直述之而已檢麋徐兩家之說則以五鼓者非六鼓之類別用方色鼓而已諸侯三者則云降殺以兩去黑黃二色是非六鼓之類也案禮記曾子問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注示奉時事有所討也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也正義引隱義云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用弩北方用楯中央用鼓又梁劉昭注續漢書祭祀志中引皇覽四時迎氣春旗旄尚青田車載矛夏旗旄尚赤田車載戟秋旗旄尚白田車載兵此字當誤冬旗旄尚黑田車載甲鐵蓋淮南子時則春衣青采其兵矛高注矛有鋒銳似萬物鑽地皇清經解卷一百九十六臧茂才經義雜記

三

生夏衣赤采其兵戟注戟有枝榦象陽布散也戟或作弩季夏衣黃采其兵劔注劔有兩刃論無所主也秋衣白采其兵戈冬衣黑采其兵鍛注鍛者却內象陰閉所言五兵與徐范不盡同禮記正義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蓋誤倒觀皇覽淮南子及徐說皆矛在東戟在南可知淮南子其兵戈戈乃矛類此字亦誤太平御覽引其兵鉞與徐氏正合戈必戊字形近之譌也

怡歷之機

呂氏春秋本生云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歷之機高注招至也歷機門內之位也乘輦於宮中遊翔至於歷機故曰務以自佚也詩云不遠伊爾薄送我畿此不過歷之謂又文選枚叔七發且夫出輿入輦命曰歷痿之機李注呂氏春

秋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曰怡蹙之機高誘曰怡至也枚乘引怡蹙而爲蹙痿未詳乘之謬爲好奇而改之聲類曰怡嗣理切又集韻六止怡至也呂氏春秋怡蹙之機高誘讀案李善丁度所引知呂覽本作怡蹙今作招乃形近之譌詩谷風傳畿門內也高注引詩薄送我畿云畿門內之位也與毛傳合高引詩證車行不過畿明出車入輦爲至蹙之機此注當作怡至也乘輦於宮中遊翔至於蹙故曰務以自佚也詩云不遠伊邇薄送我畿此不過畿之謂畿門內之位也正文機括字與注門內之位畿字迥然不同不知何時濶并爲一致凌躡失次誤不可讀李善謂枚乘好奇改怡蹙爲蹙痿者案七發云出輿入輦命曰蹙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娥眉命曰皇清經解卷一百九十六臧茂才經義雜記

三

伐性之斧甘脆肥腴命曰腐腸之藥則七發以伐性與腐腸爲對蹙痿與寒熱爲對故改怡蹙爲蹙痿然呂氏春秋以機爲怡蹙以食爲爛腸以斧爲伐性三句一例高注亦與本文合若文入出新竄變何足爲據宋之黃震熟於文選反譏高注爲非失之不審

以慰我心

詩車牽靦爾新昏以慰我心傳慰安也箋云我得見女之新昏如是則以慰除我心之憂也新昏謂季女也釋文慰怨也於願反王申爲怨恨之義韓詩作以愠我心愠恚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正義曰得賢女則令王如是我所以願見之也我若得見爾之新昏使王改脩如是則以安慰

我心除其憂矣傳以慰爲安慰言慰除以憂除則心安非是異於傳也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王肅云新昏謂褒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褒姒讒巧嫉妬故其心怨恨徧檢今本皆爲慰安凱風爲安此當與之同矣此詩五章皆思賢女無緣末句獨見褒姒爲恨肅之所言非傳旨矣定本慰安也案說文心部慰安也从心啟聲一曰恚怒也凱風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傳慰安也又說文火部啟从上案下也从尺又持火以啟申繪也則啟卽今熨斗字啟繪所以使之貼伏故慰安字从之許君以訓安爲正凱風車牽兩傳並同恚怒也一訓當非古義故說文附載之韓詩作愠其義爲怨慰怨聲相近故文異王肅據此改傳爲怨以破鄭幸馬本毛傳作慰安尙可爲證乃張融評聖證論皇清經解卷一百九十七

臧茂才經義雜記

二五

誤爲區別以毛傳慰安之訓屬之馬義其論今雖不詳大旨失之矣

鑄堂謹案馬昭出於鄭門當從鄭變本訓慰爲安不宜區別爲馬融義蓋釋文言張融而統舉之也

周人欲

新得賢女以配幽王故云見爾新昏若褒姒則王嬖寵已久施之以新昏之稱殊爲不類此條孔勝於陸

王仲任說堯典

論衡正說云堯老求禪四嶽舉舜堯曰我其試哉說尙書曰試者用也我其用之爲天子也又曰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觀者觀爾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觀之也若此者高大堯舜以爲聖人相見已審不須觀試精耀相昭曠然相信又曰四門穆穆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錄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衆多並吉無疾風大雨

案以上今文家說以下王仲任義

夫聖人

才高未必相知也舜難知佞使臯陶陳知人之法佞難知聖亦難別堯之才猶舜之知也堯開舜賢四嶽舉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哉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職治修而不廢夫道正而不僻復令入野而觀其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案我其試哉鄭康成注云試以爲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官皆與仲任試之於職之說合蓋堯典本合今舜典爲一篇孔傳析之故云言欲試舜觀其行迹此言用爲天子亦非又案書大傳云堯納舜大麓之野五帝本紀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仲任之說所本馬鄭注尚書亦從其義王肅云麓錄也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自慎徽五典以下是也孔傳云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

皇清經解

卷二百九六

臧茂才經義雜記

十四

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於天據論衡所引尚書說知漢人本有是義故王肅孔傳用之但不如王仲任說爲允耳

萬民不承

詩抑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釋文靡不承一本靡作是案箋云王之子孫敬戒行王之教令天下之民不承順之乎言承順也經如有靡字文義已明鄭可無庸箋矣蓋經本作萬民不承靡字後人竄入依釋文靡當作是較通

死生有命說

論衡命義云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而不曰死生在天富貴有命者何則死生者以性爲主無象在天稟得堅彊之性則

氣渥厚而體堅彊堅彊則壽命長壽命長則不夭死稟性軟弱者氣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則壽命短短則蚤死故言有天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稟猶性所稟之氣得衆星之精衆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貴象則富貴得貧賤象則貧賤故曰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衆星天施氣而衆星布精天所施氣衆星之氣在其中矣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賤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此解亦精鑿

維周之祺

詩維清維周之禎傳禎祥也箋云得天下之吉祥釋文作之祺

云音其爾雅同徐云本又作禎音貞與崔本同正義作祺云祺

皇清經解卷一百九十六 臧茂才經義雜記

重

祥釋言文舍人曰祺福之祥某氏曰詩云維周之祺據宋本定本

集注祺字作禎案爾雅祺祥也祺吉也釋文祺音其下同是爾雅無有作禎者當從正義釋文本方與雅訓合唐石經作禎故今本多作禎蓋卽唐之定本據崔靈恩集注也說文示部禎祥也崔益本此今注疏本作禎則非

漢石經遺字

東漢熹平四年所刻石經自宋洪适隸釋黃伯思東觀餘論所載外遺文隻字槩未之見唐張參五經文字嘗上列說文下列石經以相參校雖不能如洪黃兩家章句相連成文然其辨別石經體畫頗真且此爲唐人之書論世在洪黃之上近時所刊隸釋東觀餘論譌闕相仍漸失真矣耆古之士欲於洪黃兩家

外復覩中郎遺蹟則張氏之書不可不讀也凡有涉石經者今
謹輯之原注進爲大字以俟考焉序例云後漢許叔重收集籀
篆古文諸家之學就隸爲訓注謂之說文時蔡伯喈亦以滅學
之後經義分散儒者師門各滯所習傳記交亂訛僞相蒙乃請
刊定五經備體刻石立于太學之門外謂之石經學者得以取
法焉遭離變難僅有存者後有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
林五篇以補之今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
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亦古之小學也十年夏六月詔委國子
儒官勘校經本送尚書省參幸承詔旨得與二三儒者分經鉤
考而共決之說文體包古今先得六書之要有不備者求之字
林其或古體難明衆情驚懵者則以石經之餘比例爲助若宜
皇清經解卷一百九十六

臧茂才經義雜記

美

變爲宜晉變爲晉之類說文宜晉人所難識則以石經遺文宜
與晉代之石經湮沒所存者寡通以經典及釋文相承隸省引
而伸之不敢專也若舊變爲壽棗變爲栗之類石經湮沒經典
及釋文相承作耳大厯十一年六月七日司業張參序卷上木
部冒也冒地而生從中下象根形今依石經省作木凡字從木
皆放此桃桃上說文下石經凡字從兆者皆放此築築上說文
下石經檣檣上說文從啻下石經凡敵滴適之類皆從商樓樓
上說文下石經桴說文作桴石經作桴手部拳也凡在左者皆
依石經作才指指上說文下石經凡部牆牆上說文下石經米
部粲粲上說文下石經人部僑石經從喬疑才部得得上說文
下石經復復上說文下石經凡蝮輓之類皆從復當作御從午

從止從卩卩音節石經作御之部說文作彳從止今依石
經作此之迺石經作迂凡從于者皆放此及部長行也說文從
彳引之今依石經作及及部害憲從丰丰音介石經省從士從
工者訛寡竄上說文下石經寂宥上說文下石經今依說文宜
宜上說文下石經冂部胃從冂冂音兜蓋也胃裔字從肉今依
石經變肉作月與冂相類今冂音字別見肉部目部罍罍上說
文下石經見詩凡還環之類皆從罍四部說文作网今依石經
作四凡從四放此非從四四從口中八與四不同罰罍上說文
下石經五經多用上字肉部說文肉字在左右及下皆作肉與
肉同今依石經變肉作月偏傍從月者皆放此散散上說文下
石經月部明朙明上古文中說文下石經今並依上字舟部俞
皇清經解卷一百九十六 臧茂才經義雜記

毛

俞上說文從人

當作

從舟從月音工外反下依石經變舟作

舟自俞已下本皆從舟今並作月朕朕上石經下經典相承隸
省凡勝勝之類皆從上字舟部青靑上說文從坐從丹下石經
凡清請之類皆從青魚部象魚尾形說文作象今依石經作魚
卷中卅部蕤蕤上說文下石經荅荅上說文下石經薛薛上說
文下石經卅部庶作度同石經作庶竹部簋簋上說文下石經
革部鞞鞞上說文下石經彡部弱弱上說文下石經凡字從弱
者皆放此彡部長髮森森從長從彡今依石經作彡凡從彡者
放此心部象形說文作心今依石經作心其在左者經典相承
隸省作小又作小慙慙上說文下石經見周書忍忍上說文下
石經犬部今依石經凡在左者皆作才才音犬言部誥誥上說

文下石經上見周禮注卩部郭郭上說文下石經卩部說文作
卩今依石經並省點卸舍車解馬曰卸從午從止御字從此石
經變止作山卿卿上說文從二節相對下石經卣部今依石經
作卩陰陰上說文下石經刀部案當有說文作斤四字今依石經作刀凡
字在右者皆省作卩斤部所石經作𠄎戈部賊賊上說文下石
經門部從二戶今依石經作門內部离說文從中從禽省今依
石經作离凡摛離之類皆從离𠄎部州從重𠄎今依石經作州
凡字從州者放此卷下水部漑漑上說文下石經凜凜上說文
下石經淑石經從尉△部會會從曾省上說文下石經凡字從
會者皆放此舍舍上說文從中從口口音圍下石經食部說文
從亼從皃皃彼立反今依石經作食凡字在左者又省一畫作食凡

皇清經解

卷一百九十八

臧茂才經義雜記

弌

從亼者鄉旣之類皆同籒籒上說文下石經女部婁婁上說文
從母從中從女下石經凡數樓之類皆放此幸部所以犯驚人
也說文從大從丫音干聲案當作从羊羊音鉉今依石經作幸見部覩
石經作覩夂部夂夂行兒上說文下石經凡駿峻之類皆從夂
夂復從畱省從夂上說文下石經凡復輓之類皆從復憂憂上
說文從頁從心夂聲案說文憂息兩字讀異下石經凡擾之類皆從此夂部
小擊也說文作支從卜從又今依石經作文又部叔尗上說文
下石經今經典並依說文作叔凡字從叔者皆放此書書上說
文下石經橐部囊囊上說文下石經一部丕丕上說文下石經
下見春秋傳北丘上說文從北下一下石經龜部龜龜象形舊
也外骨內肉上說文下石經歹部說文作歹今依石經作歹日

部誓晉上說文下石經晉昔上說文此字本是腊字上象肉文
得日而乾後加作腊以此爲古昔字下石經曰部誓曹曹上說
文中經典相承隸省凡字從曹者皆放此下石經於部施石經
作施戶部處虐上說文下石經血部益蓋上說文下石經今依
石經禮堂謹案孫師唐韻序云案說文玉篇石經又上聲四十五厚云斗說文作毛有柄象形石經作斗又陸德
明釋文詩淇奧篇綠竹如字韓詩竹作薄音徒沃反云薄篇莠
也石經同陸氏隋唐閒人此所指石經亦漢熹平石刻也漢石
經詩爲魯詩然則韓魯詩同作綠薄案毛傳竹篇竹也釋文篇
竹韓詩作莠音同說文艸部薄水篇莠从艸从水毒聲讀若督
莠篇莠也从艸筑省聲篇篇莠也从艸扁聲據此知魯詩韓詩
作薄以爲水篇莠毛詩作莠以爲岸篇莠今作竹者莠之同聲
皇清經解 卷一百九十六 臧茂才經義雜記 无

魏三體石經尙書

隸續載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云古文三百七篆文二百十七
隸書二百九十五有一字而三體不具者皇祐癸巳年洛陽蘇
望氏所刻蘇君有言曰於故相王文康家得左氏傳榻本數紙

假借字依說文作莠爲正然經旣言瞻彼淇奧則韓魯詩作水
篇莠字較毛爲勝洪氏所見石經魯詩已無此篇故薄字不載
於隸釋王伯厚詩考魯詩無此條蓋誤以爲開成石經也呂東
萊讀詩紀載董氏說有云石經而不與唐石經合者此作僞欺
人不足據備堂謹案釋文易繫辭上洗心苟虞董張蜀才作先石經同此所言石經亦漢熹平間所刻卽施孟梁邱三家經也又尙書正義序云今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尙書堯典第一正義曰檢古本并石經直言堯典第一無古文尙書蓋孔氏所見漢石經尙書殘碑有堯典第一四字宋洪氏亦未之見

其石斷剝字多亡缺取其完者摹刻之凡八百一十九題曰石經遺字卽小歐陽集古目中所有者慶歷中夏文莊公集古文四聲韻所載石經數字蓋有此碑所無者而碑中古文亦有韻所不收者則淪落之餘兩家所得自不同耳琳嘗以左傳校之見內有尙書大誥呂刑文侯之命三篇錯於左傳中蘇氏題爲左傳遺字洪氏承之皆不知有尙書蓋未嘗徧讀而細考也今爲正之自晉是夏月至叔孫皆左傳也自事不至卹民此尙書第一段大誥前半篇計七十字自如楚至夏公八繫皆左傳也自文侯至城大此尙書第二段文侯之命前半篇又錯出末數句計二十九字自宋筮至楚毛皆左傳也自令正至荒寧此尙書第三段文侯之命篇篇首又錯出呂刑末數字最無條理

皇清經解

卷二百九十八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三

計六十六字自春朝至君子曰善皆左傳也自家純至其百此尙書第四段文侯之命篇計十八字自冬十至伯秋皆左傳也自寡蠹至不予此尙書第五段大誥篇中節最有條理計四十三字自御廩災至冬莊皆左傳也自五刑至今疆此尙書第六段呂刑後半篇間有錯出者計六十九字自事也至公曰皆左傳也尙書連重文共二百九十五蓋不學者掇拾殘字以成文故大誥呂刑分爲二文侯之命分爲三且有本一句而前後置第五段不卹自恤卹自二字在第五段恤字在第一段文侯之命文侯二字在第二段之命二字在第三段王若曰王若二字在第二段曰字在第三段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事厥二

百 以上 不說 敢 辱 皆 誓 不 敢 替 忝 含 克 絲 纆 綬 命 於 猶 朔 旦 菽

弟 四 段 我 我 未 詳 蓋 錯 出 王 王 齊 嘗 若 爾 知 寧 王 事 事 絲 綽 不 不 子

子 子 不 敢 不 極 卒 寧 王 圖 事 肆 子 大 化 誘 我 五 莖 呂 刑 五 刑 連 友 邦 君 子 不 字 誤 倒 在 下 以 上 第 五 段 文 凡 七 見 罔

刑 之 中 第 一 見 惟 懲 濫 惟 察 習 諸 床 罰 罰 當 是 左 傳 遺 字 誤 以 爲 諸 侯 連 心 非 高 故 死 非 死 莫 莫 其 彭 彤 刑 其 刑 份 澄 差 非 非

非 察 辭 于 差 莫 莫 八 下 疑 是 人 字 然 呂 刑 無 其 人 連 文 兩 兩 其 并 并 云 并 制 罔 差 有 辭 云 兩 造 其 備 云 有 并 兩 刑 此 小 傳 遺

字 判 罪 有 邦 後 惟 惟 詳 所 屬 亂 亂 亡 竄 無 以 亂 於 非 係 寶 後 惟 賦 貨 非 寶 才 在 在 命 命 天 天 天 天 惟 人 在 命 賦 又 又 蓋 司

皇 清 經 解 卷 百 九 十 臧 茂 才 經 義 雜 記 三 皇 清 經 解 卷 百 九 十 臧 茂 才 經 義 雜 記 三 皇 清 經 解 卷 百 九 十 臧 茂 才 經 義 雜 記 三

經 此 古 文 尚 書 也 識 者 辨 之 以 上 第 六 段 又 案 漢 熹 平 一 字 石 經 此 今 文 尚 書 也 魏 正 始 三 體 石

維石巖巖

詩 節 南 山 節 彼 南 山 維 石 巖 巖 傳 節 高 峻 貌 巖 巖 積 石 貌 案 箋

云 喻 三 公 之 位 人 所 尊 巖 然 則 經 本 作 巖 傳 云 巖 巖 積 石 貌 釋 文 巖 巖 如 字 本 或 作 巖 音 同 本 或 作 巖 與 箋 合 隱 元 年 制 巖 邑

也 釋 文 作 巖 邑 云 五 衛 反 本 又 作 巖 蓋 必 本 作 巖 邑 與 詩 巖 巖 意 相 近 考 正 義 亦 作 巖 巖 今 疏 中

皆 作 巖 字 此 後 人 據 釋 文 改 也 然 尚 有 改 之 未 盡 者 今 試 舉 之 云 巖 巖 無 視 汝 之 文 具 瞻 少 尊 巖 之 狀 互 相 發 見 故 箋 云 喻 三

公 之 位 人 所 尊 巖 集 注 及 定 本 皆 作 高 巖 是 可 知 孔 本 作 巖 也 羣 經 音 辨 叩 部 云 巖 巖 高 也 音 巖 詩 維 石 巖 巖 今 从 山 蓋 所 據

釋文正作嚴也禮記大學維石巖巖注巖巖喻師尹之高嚴也正義曰喻幽王大臣師尹之尊嚴余昔撰大學考異疑禮記亦本作嚴字

古之人無擇

詩思齊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傳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箋云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父之美也釋文無斃毛音亦獸也鄭作擇髦俊也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厭於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正義釋傳云此美文王而言古之人則皆謂前世聖君非文王也但文王與之同耳故王肅云言文王性與古合又釋箋云箋言謂聖君則亦謂古昔之人非文王之身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孝經文也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皇清經解卷一百九十六臧茂才經義雜記 三

作擇者也故不破之以身無可擇化其臣下亦使之然臣下亦能無擇行擇言自然有名譽成俊士矣案孔氏云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此言可爲千古明識欲校正毛鄭之經當具此慧眼以此折肅之謬則勢如破竹矣呂伯恭讀詩紀引董氏云韓詩作古之人無擇此竊取鄭箋詭云韓詩不知毛詩本作擇也據釋文語則此傳的係王肅僞撰故陸本無之毛意當與鄭同而釋文別爲毛作音過矣陸德明本既無此傳孔仲達釋傳亦無此文未詳今本所出蓋王肅既妄作此傳以與鄭相難俗本遂承之傳流以至今也陸孔在當日必有先儒如王基馬昭之徒辨及此者故知此傳爲王肅語無疑吁舉一可以例百矣毛詩傳先秦古書傳注中最可信者而爲肅所亂痛哉痛

哉

有酒如淮二句

左傳昭十二年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釋文有酒如淮舊如空四瀆水也學者皆以淮坻之韻不切云淮當爲灘灘齊地水名下稱澗亦是齊國水也案澗是齊水齊侯稱之荀吳旣非齊人不應遠舉灘水古韻緩作淮足得無勞改也如坻直疑反徐直夷反杜云山名也詩云宛在水中坻坻水中高地也正義曰杜以淮爲水名當謂四瀆之淮也劉炫以爲淮坻非韻淮當作灘又以坻爲水中之地以規杜氏今知不然者以古之爲韻不甚要切故詩云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又云爲綸爲綬服之无斃儀河斃綬尙得爲皇清經解卷一百九十六

盛茂才經義雜記

音

韻淮坻相韻何故不可此若齊侯之語容可舉齊地灘水此是穆子在晉何意舉齊地水乎又酒肉相對多少相似按爾雅小洲曰渚小渚曰泚小泚曰坻何得以坻之小地對淮之大水故杜以坻爲山名劉炫又以山無名坻者按楚子觀兵於坻箕之山坻非山乎劉以此規杜失非也案說文淮从水佳聲灘从水維聲維从糸佳聲則淮灘同聲皆與坻韻劉氏以淮非韻而欲改灘誤也陸孔不從劉說是矣但陸以爲古韻緩孔以爲古韻不甚要切是皆未知古音孔又引周南葛覃鄘柏舟以證亦非俗从谷聲斃从畢聲何不要切宋洪适謂漢碑用詩蓼蓼者莪或作蓼儀或作蓼義則儀義字古聲皆讀若莪與河字正韻而孔氏亦未之知也有肉如坻當從劉說釋文亦用之下有肉如

陵釋地大阜曰陵與此正相類卽有坻箕之山不必單舉以配淮也正義云酒肉相對多少相似何得以坻之小地對淮之大水此說尤誤如淮如坻不過取其聲韻之同耳豈真以酒肉多少配之乎拘泥之甚

駮牝三千

詩定之方中駮牝三千傳馬七尺以上曰駮駮馬與牝馬也正義曰此三千言其總數國馬供用牝牡俱有或七尺六尺舉駮牝以互見故言駮馬與牝馬也知非直牝而七尺有三千者以諸侯之制三千已多明不得獨牝有三千斬人職注云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田馬七尺駮馬六尺此天子國馬有三等則諸侯國馬之制不一等明不獨七尺也乘車兵車及皇清經解卷二百九十六臧茂才經義雜記 圭

田車高下各有度則諸侯亦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駮馬高六尺獨言駮馬者舉中言之案經舉七尺之駮以概八尺六尺非謂有田馬而無齊馬道馬駮馬也經舉牝以該牡非謂有駮而無騶也駮與牝經合言之傳分言之乃郭注爾雅改駮牡騶牝元爲駮牝騶牝以爾雅騶牝爲釋詩駮牝卽引此詩以證則非特昧於經文錯舉之旨且昧於傳文分言之旨而誤以駮牝爲一物矣何郭氏晉人竟憤憤若此

曰子不戕

詩十月之交曰子不戕禮則然矣箋云戕殘也言皇父旣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釋文不戕在良反王本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爲改字案

鄭不改字此經作戕箋云戕殘也是毛詩本作戕也上文此曰而食于何不臧箋云臧善也臧字戕字箋本有別設使改臧爲戕箋中應有臧當爲戕聲之誤也八字何得不言而竟改此必王肅妄改以與箋義相難孫毓朋於王故反以爲鄭改也惠氏反請康成不知鄭不改字卽稍習鄭學者亦當知之爲難於厚誣乎故釋文大書不戕云王本作臧正義釋經云反曰我不殘敗汝田業今本之不從王肅作臧者由於陸孔之未誤也疑三家或有作臧者故王肅據之以改毛詩

皇清經解卷一百九十八終

嘉應生員溫心源校

皇清經解

卷二克丈

臧茂才經義雜記

美

